方舟集卷十三

宋　李石　撰

辯

老子辯上

道有嚴乎曰嚴唯其嚴故渾然大矣曰仁曰義云者因人所不同各一其道而自為散亂其大者故在不小矣韓子以老子為小仁義老子豈不知仁義與道渾然中物因其失而致其嚴以為散亂之防非小也此不可以

不辯

老子辯下

道有通乎曰通唯其通故渾然大矣曰清淨曰寡欲云者豈唯老氏聖人宅心於虛以受萬物之託寂然自冥於無所思慮俾百姓日用以給而救其過者此吾儒之正道太史公乃始以為老氏之學自別於儒寡欲清淨於是乎在此不可以不辯

列子辯上

劉向以列子湯問穆王二篇非君子之言湯問則莊子湯之問棘以大椿鯤鵬變化列子作夏革晉張湛注莊子以革作棘穆王篇論西極有化人來又仲尼篇稱孔子答商太宰稱西方之聖意其說佛也然佛出漢明帝時湛乃謂列子語與佛相參蓋指其幻學也豈西方之佛幻已肇於列子時為穆王化人事乎必有能辯之者

列子辯下

孟子巨楊墨以楊近墨遠為序於儒以楊為為我之學

一毫不拔於天下可也如禽滑釐對朱之言則以墨翟大禹為為人之學老聃關尹為為己之學似以朱況於黄帝關尹此列子之有取也劉向云楊子之篇唯貴放逸與力命篇乖背豈於逸近道乎其何以近於儒不然力命自力命放逸自放逸耳必有能辯之者

飲食鮮能知味辯

子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先儒以別薪辯鮓食鷄知露棲食鵝知黑白釋之非也天之生物自五穀草木鮮蔬皆有精華苾芬具天地中和之氣資生於人特人未知之耳飽者陳方丈水陸之産於前食且厭之而飢者飲啖茹生雖麤糲草具甘之過於八珍非味之正也飢飽惑之也誰能捨去飢飽而未飲食之正乎且鹽止於醎醯止於酸椒桂止於辛食者皆能言之若以此為味則味止此耳若以此為非味之正則昔人用意於飲食之表者其必有說也神農蓄百藥而嘗之皆經口所嗜也今人食五穀草木而酸醎辛苦雜然其間取過

於口失其正味往往以是死者況欲使之如神農之於味寒暑陰陽燥濕有所弗遣雖遇毒不死豈可得或周官曰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夏小正各辯四時麻麥菽稻犬豕羊鷄之所宜此教人知味也其益於生者則取之損於生者則去之惜乎人終日飲食而弗知也其得之以生者亦弗知也其失之以死者亦弗知也若先儒所以釋經特一法耳非聖人本意欲用是以教世人世人必不能寧終此世而必不知也因觀本草思及先儒之未盡故備論之

月法辯

三代之歷惟以夏為歷之正顓帝始作歷而以三代為遞用之往子丑寅之相承也行夏之時杞不足證杞雖夏之後有不足稽考也春秋之年月日則周正朔也七月陳王業周公之詩一二三四日曰日不曰月以其時之氣令有不協於月當與吾夫子之意合也如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七八月周之五月六月也無疑

以皇宋所用夏時推之氣今已正矣曰周之七八乎夏之七八乎以周之月則流火之月授衣之月進在今之五月七月進數八九之月蟄者未畢何以為火伏以為金柔火老乎此行夏之時吾夫子有不足於周而夏小正呂令以秦正參錯其間如曰孟春行夏令釋者曰已之氣如寅之氣此月法也不可以不辯

說

放生說

佃漁之利天所以資人之生蓋許其殺而不許其過乎殺者以其害仁也於是有暴殄之戒江湖水產魚蛤蝦蟹細大之族民忍於殺而不恤者資以生也而有過焉君子哀之恐人自愛其生以殘物之生而害於仁因取其可生者縱之非敢以小仁小惠求異於人以希惻隱之實庶幾推而放諸天下亦君子自然之志也李子去親官萬里外食不敢飽況殺乎日以俸緡作放生供自紹興二十八年二月朔始作放生說

三蟲說

涼秋既久窻扉留月光搖草樹接於几席一室澹如也炷香誦書既夜分矣獨坐無人靜念感觸可喜可怪同一化物在天地間雖微可録也苟有聖賢仁義之質充之則人否則不如作三虫說

蟋蟀鳴竹間日聽一日初遠而漸近也一夕自投几下鳴聲聒聒驅去復來如有所訴不可遏止如所當至此不可却因感七月在野在戶在牀下之句鄭氏釋之曰以漸也士君子之學自可欲之善充之可及聖神之域雖樂正子有不可驟而以其漸彼學未至于善與其至而不循其序夷居于聖人之堂以求躐等曾虫之不如爾雅曰螢火即灼詩人謂之熠燿唐人謂之蛢蟒通釋螢也毛氏誤以蟒為蟒孔氏舉牛馬血鬼火以疏其誤蟒之非燐審矣螢亦非獨腐草出也或曰濕生之蟲多夜明余坐席下背燈處搖搖如寸金爛徹視之則蟲如

蛹狀首尾銳而薄黃黑色不翼而足腹下有光其亦螢屬乎彼固胎于朽腐潤澤以自表見于土壤黯暗謂足為光華矣士君子不務其輝光日新憒憒中如黑漆自暗隱蔽日月曾蟲之不如

禽棲竹間暝夕嘖嘖引手可接聞彈琴聲時一昨振奮鳴和之音日為常畧不怖也因感聖人弋不射宿之仁與夫忘機以狎海鳥者吾之仁於彼弋與忘機於殺於汝皆可保也世也道否往往肉至親而食之彼固知擇於人以為依宿乎固有不擇所依網罟畢弋發於幽隱不慮昵於私而比於愛自以為永可恃也曾蟲之不如

主民如主鳥說

食於技者以擾鳥凡鳥鵲鴿鶡慧如鸜鵒貪如竊脂皆籠飼教之陳於稠人通衢聲鉦鼓噪呼先之使不怖且狎其飛鳴隨主指顧翻羽利觜各用其伎節奏俯仰徐疾折旋主操杖次第口授如律則微飼以勞其成鳴呼鳥何知焉唯利飼而忘其擾之苦也周官四翟之隸掌

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與鳥言與獸言夫鳥獸之距人遠矣而與之言又以四翟官之豈以淳固鷙戾之性可迺鳥獸仰夫因物之性雖鳥獸可通違物之性雖人有所不從況鳥獸乎羽者必不使之觸飛者必不使之蹄因性為教善術也誠使主民者如主鳥者別其教而勿傷之察其意而惠以飼之俾有以自忘其苦而服從其上化其有不行乎

題跋

蘇文忠集御叙跋

臣竊聞之王安石以新說行學者尚同如聖門一貫之說僭也先正文忠公蘇軾首闢其說是為元祐學人謂蜀學云時又有洛學本程頤朔學本劉摯皆曰元裕學相羽異以攻新說卒之不勝稔成亂階尚同之過也仰惟靖康定正國是投其徒於四裔凡悉力以尊崇元裕學者皆得為專門名家軾其倡也逮紹興至淳熙四十餘年堯父舜子授受聖學一出天縱猶夫子一貫之說

無彼此異同之尚先日拒王氏說以策勲聖門者皆録用其後子孫蘇氏一家尤被旌眷挺挺遺習典刑相望世有人矣曰遲曰符曰籍擢用於上皇之朝特以世學為學者矩範非若他人徒然先閥之矜也今侍御公嶠以直道受知以懿文進用其施設言語自世學中出兩宮隆眷振輝九牧不特其鄉之人也邇者追錫文忠公美謚以御叙賁其集眷眷於蘇氏至矣其子孫所以報荅朝廷重意以侈耀厥世又宜如何臣假守其鄉詩書耕稼衣冠不替以道德性命之歸為忠信孝悌之實文不浮質不塞知法而易親曉禮而易誘共知師用蘇氏者以聖學之勸也敬於羣圃作堂以元裕學榜之奉御叙與侍御公嶠之跋刻龕之堂上與蜀士大夫共之守臣職分也具位臣李石謹記

跋蘇帖

東坡初得筆意於顔湖州此帖是也蓋嘉祐中任鳳翔幕官所書子由時在陳州其次韻子由云舊隱三年别

松杉好在不缺

跋潞公清獻公帖

文趙二太老前後典蜀蜀人至今愛而思之惟均然潞公未滿四十為蜀遨頭有飛語中傷至遣御史何聖從廉之獨清獻乃以一琴一鶴遺蜀人其以清為謚宜哉

此帖蓋以資殿自政府出知杭州也蜀人李石獲觀于廉靜齋公三世孫蘊以廉靜名江陵官寺書史之室張孝詳為書揭其顏上清下廉家法也

跋富公帖

富魯再入相而清獻參大政此帖蓋自尹蜀日除諫院以蜀政之美為異時鼎軸張本然介甫執政晦叔入為言官諸公者皆去矣

跋謝君所收帖

吾友謝君出此卷云得之岷下屈指已二十一年矣石時居先君憂王巨濟張彥清王仲衡相與拊存往來俾得以自忘於憂患無聊而栖心塵外乃如此三人者今

皆為古人獨石排擯無用奔馳宦海不復如向日為無事人可嘆也蒲山本知來舍弟自潼川牛頭寺以馬載歸今尚在知來處此山與吾兄弟幾為三頑物以老知來出仕此本閑空屋花竹間然亦不得數見之讀詩淒然久之因書卷尾復還謝君年月日跋

跋范伯文所藏帖

太原之戰昔人河東之策中興椎輪之治欽聖料敵之明將臣奉以從事乃一跌至此世有登黃武而嘆者乎范氏之多賢他日讀父書境土不難復七廟之耻不難雪仰惟在天之靈尚照臨之

跋西湖唱和詩

右臨安西湖唱和詩石向備員學宦省率以休沐日西湖時有篇什以陶寫伊鬱初不敢出以示人而同舍有知之者往往假寵教以和章殆盈卷軸倉猝罷免萬里以歸水火焚溺有所不免僅餘此數詩凡十四人閑居閱故書得之因葺北田草屋刻之屋之壁雖然石去

朝跨九年矣升沉出處之異用死生寵辱之殊致此理之必然者至於筆勢句法如玉如金亦足以想見一時人物之勝年月日跋

跋王金州送瞻學錢書

學以養為義校以教為義養當有食而教富有書二者皆先王之成憲學官所資以立焉者也頃歲學校往往有養無教食而廢書多矣故學校所至不復藏書雖曾經朝廷賜書亦復散漫不收他可知也每三歲取士考官所要書率科之書肆文具而已至學校兩季補試或旬日發題多隨意模索不復檢閱無幽遠靖深之意間有粗淺凡裕傳笑士子者或曰此非學官之過學無書之過也石罪放為成都教授始因試諸生日援上庠例求觀書至無可得則以學力所及自市書既得數千卷而所闕甚多會金州帥節使王公送五伯貫瞻學則以二伯貫補書數之缺而經史子集大藏稍富於中篋矣先是學有韓退之文板本獨缺柳之厚集板因以三伯

貫刻板并韓文並行豐其本息以給膳養不足之用竊聞公典方面所至多為學官市書今成都學自此有書庶乎公之心所霑丐甚遠豈特五伯貫而已哉惟公倥偬戰陣以恢復中原為已任而能玩意儒術文武並用勲名竹帛宜與國垂於無窮士子筆端但知賛美以飽公之惠於學校間也謹勒公手墨於翠琰永為學宮光寵

跋安氏教子五說

勵之所以望其子者與堯同堯子固不肖勵之子亦未必不善皆天也五說皆聖賢仁孝之質學者之事豈惟安氏子所得於親者而已乎勉之

題許道寧畫

許道寧寒林怪石老硬殊多佳處但不甚惜水墨往往有斧鑿痕琳兄喜說許道寧畫更參此一轉語三十年後有味趙久道亦學許道寧者

題李道明畫出山佛

先君子棄諸孤谷弟甫六歲當不復詳記其音容試為
炷香作想端方靖重渾然紫金光聚如畫此佛出山時
則可見其人矣此李道明筆石書之于天彭之東湖法
然久之

簡

答杜敏教授

邇日徂暑肇凉伏惟横經師席尊履佳勝未嚴召問所
冀綏愛

又

分士而治此州師儒之尊三蘇先生其照臨之六經麗
澤與天功吾人其勉諸石預受賜矣幸

又

泮林别去歲月如許其事則付之道塗游談其道則吾
輩貫冬青青未之有改也石老矣行當與公細論臨書
馳引

又

專介雙緘禮意優寵如見敬畏於他人者非朋舊所望數語為謝殊愧崖略

與眉山知縣

即日嚴秋向冷伏惟撫字多相台履佳勝未間珍愛伏審高才劇邑前無全牛美最華塗未應縶驥召擢有日翹引以之

又

欽遲英譽積稔歲時茲獲為僚同一城郭日有欽奉之幸預慰此情

與費通判

此日秋半已凉伏惟典贊藩條神人安穩台候萬福謹奉此候記隸

又

銅梁請違曠歲不復記崦嵫餘年所得朋舊例如是要之佛氏三宿桑下滯念所感況欲臨鏡剪白而與人較量是非以益其老乎懷仰曩時竊覘風矩詞吐几席觴

豆間曷勝依依

又

伏蒙以雙筠為賜此近世公牘之贄者至於累繭細札不知可畧去乎厚意所屬以奬借為重而以凉薄罪垢之餘蒙此愧怍亦大矣下情第切感慰

又

石枚拭除郡尚有前日非據之憂所持者福德和厚坦易明白如揖眉宇秋陽中得以自洗淪於無涯之津思過半矣石畧出雍府事回即得伏謁預有欣喜

與交代季侍郎

邇辰秋瘴未消凉氣折暑仰惟君子四時天道已行世熊冷熱有出陰陽二愆之外者一飯自重姑如彛儀之祝

又

伏惟兩川桃李相接資之鄉山不能數步往來者說伊在口且一昨朝著飫服盛美欲一見未得乃今以郡左

符為交承石區區此願破矣不勝欣喜石再召再逐分為田里廢棄之民何敢自比下塵聖恩寛宥再試名郡豈其所宜踵武君子承揖其告新之政庶可以免其戾矣辛甚

又

伏承新渥鼎来揚舲大江知有日矣共以懽慰石尚及稱一觴之慶於公送江入海矣小啟盖飾説之贅非所以干匠目皇恐皇恐

與蘇給事

恭以斯文持世以道事君出處雍容賢名愈白即日台候萬福請外偃息不薄淮陽計已氛侵廓然朝著清明復為兩地之歸此三宫所倚重天下公論所係屬非特石之私伏乞保重

又

一昨蒙示照牒給事舉自代此古薦士也石至愚且賤何足以辱此昔退之舉侯喜自喜望退之間不能寸非

獨喜自貶人物品級天下公議以為當然於給事不失為愛士石則自以為過且愈速其罪垢也二十餘年見仇於權者亦既甘心而猶望望未已自來通義日畏一日危行側視恐不免以去今則稍可息肩矣人知給事之舉何啻九鼎一扛石親老身亦老矣捨公道其焉依不任情

與陳大諫

去秋黎卒行上狀未見回程一向曠於動靜第切瞻仰此日遠惟台候萬福溫清色養晨夕告猷君親之奉兩極其美甚休石乘陣且閱歲於公無私髮之補而親舍阻遠稔山崖之惡私計可知矣日以速譴生還為幸未間伏乞保重

又

今之士氣植黨以固位立監以護謗忌克之風勝而凌誇之俗成國家忠厚之福鍾積已深法制深嚴是瑣瑣者何能為然區別邪正明白是非為四海端本溯源伏

惟有可言之地可行之時大諫無愛焉石曷勝為斯文願望日夕東跽禱而祈者

又

敬問國太夫人壽體康健新婦兒輩敬致百拜起居之禮令季大郎今官何地郎娘各計均福沉黎有委寵示李成書來已拜瑥餉矣感感

回資守

伏辱板教下情感慰比日恭承台候萬福戒飯甚寵仰佩謙眷委曲於罪戾退藏之人至矣第石見苦赤目方熾來介具見之昨晚方掛家舅服郡齋禮法所以風示千里而不肖者向來亦濫迹儒宮彼此舉動似當愛護儻蒙矜從俾安迹於蓬陋與朝夕奉燕豆無異也死罪

答賈子春

專便辱書甚惠富于藻繢而秀于語言若欲跨人頭角而傑出其上者此豈細事但不知僕何以當吾子之意不然于禮亦過矣謂僕欲行聖人六經之道而與四方

英俊共之則然矣必欲使僕如孔孟以降荀楊韓子數聖賢者高其閑閎而推用其徒以張皇羽異則僕有所未敢也數聖賢者皆天之所授以續堯舜三代帝王不傳之業爛漫季世又厚畀其徒而陰相之俾相與維持于萬死流浪以有立于千載者皆天也此豈人所為載雖然僕固不敢議誠得數聖賢者復生今世僕將率平日所與共學者而游其門亦未敢便溟涬而列于郡第子之下如升堂入室亦次第可學而至也僕所得于賢朋友誠多誠厚度他人未能有此僕得之亦私以此自賀自樂不知天亦有意于我者乎誠得天假以餘年未即委頓坑谷更如吾子之教雖然亦未敢侈用吾心而輕出人力以速誚取罵也近日趙鶚有書來令僕多著書意亦如吾子之教而庶幾尚可勉者太玄法言原道等篇如諸子不難作也易曰修詞立其誠誠立則詞立如吾子之文固佳矣凡所以望于僕者篤實用而畧浮華崇理趣而省虛偽苟可施于身而立于世幸以悠久

可傳為念無貽他日不誠之戚僕終受賜矣因入城見訪閑居對客談道亦一樂也遲竢不宣

答王景文啟

九年之別一再寓書應不免浮沉頃聞從軍入蜀初亦未審往來者亦不之及不即奉訊乃蒙教劄先辱愧悚愧悚比日具承台況佳勝慰喜久之賢東道相處遠客可忘索寞跬步梯級更當勉力有如修名鬱鬱非久此者石杜門奉母貧甚有可營甘肯執飽而止老矣敢更決擇他覬乎沈黎改授已出誤恩近闕入手小濡枯涸吹噓有自知感未間厚珍重自愛

又

石西歸頗多暇日有易外疏論語集傳二書或可藉手故舊此外隨筆應手皆不計其文之工拙與今人之好惡愛憎所謂道學初不曾夢恐亦只如是說也景文有他文得一一見寄如何彼有可過從說學問否俊場年少多有其人至如臭味語出肺肝當自得於吾人眸子

間不必僕說思之思之近文一二紙嗢噁擲去之湯朝美一再收書未有順便可作答或以此紙寄似亦佳

答郭綱秀才論稱呼

去秋承書求介委之而去不報非有他也便人再辱賜教詞句峭立當是深造自得否則一字說不成也喜慰喜慰志彭氏稱孺人特以范氏貴仕名門眉之彭亦知之亦猶子呼承務婦稱孺人生已過稱如此死何可廢春秋君夫人其不得稱夫人者特曰君氏其於夫人可輕乎唐自一品以下曰國夫人那夫人其郡君鄉君縣君外散官通稱縣君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則曰夫人所謂孺人則國之庶子之妻秩亦以優於縣君非今之所謂孺人也今之孺人乃婦人之初封頃年顯仁太母恩賚士人之母年八十皆得封之其施之范太師家諸婦不為過否韓柳誌夫人之例極是考據得出且援例異時恐不經且非正名之法如何子有子奠皆廷傑之子革父為兄弟初槩為佳士豈可以廢學遂不士范

范氏子弟乎革父之書異於其伯氏更審觀之可也知邇來寓處房氏面壁功用以不倦終之勤種多穫名第在高才無難起居比何如畏暑如疾惟君子消息常理不宣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四

宋　李石　撰

銘

大成井銘

外學吏李石作二井於成都先筮得𡚁揲之六⚏九而老之⚏坎焉曰井祥也陽揺其精陰開其明木湛乎深土溢乎津順所汲以免於險吾井其濟乎乃闕甃三尋有咫得食焉

分東西為亭以大成名据象辭也歲大荒落日清明大餘一十二小餘一千七百七十一名曰

一奇而精六偶而盈此天地合水所未形我浚其源如海之溟派挹華滋分注以清我則不驟待其淵渟爾綆之修此險之行爾汲爾學無敗其成

誠齋銘

子思子誠明似二事為聖賢入道深淺之候學者豈可躐至如人飲食量口腹所受有不可強而誠之淺深見矣令狐大受以誠名齋量浚卿為之記資人李石作銘曰

彼孰為物執摶形似彼孰為誠於身則是夫豈不知是有四體一指不伸隱憂厥中是中有誠執摶則空彼空非物守以吾躬躬之所基忠信孝友人且有疑日用引久豈無水旱曰歲其有父母師保倚為輟作試歸此齋舉束高閣歛之毫芒散之山岳何必讀書以身為學

思誠堂銘

學子勾龍復成作誠齋求銘惧其汰也敬為益一字曰思誠其銘曰

以指指空空本未立說空向人信指所及吾性如空空中有誠引性說誠如指空名水之方諸火之陽燧本諸日月空則不匱爾盍不思誠厥有因思以自導渺乎爾身馬則思馳鴻則思射誰無父兄貽我一室聖門幽深性天之師為弟為子淵冰其思

著存堂銘

古渝王令德作著存堂以思親取禮記著存不忘乎心之義銘曰

心極則思目極則睹心目兩極何恃何怙始終惟一永肩慈慕感心泣目滴滴后土誠敬自中覿焉笑語豈不四時遷變風雨齋祭以孝親天芘汝曷著曷存燕此寢宇

藝林銘

藝猶技也自道已降技等爾學其技君子不可不擇作藝林銘曰

學必有師誠心所寓心固有傳以學為聚大小高下靡不畢具藝乎林乎材以待取

戲綵堂銘為趙扶以其親賜高年爵作

人子之仕以禄致美親年之高子心則喜萊也此心誰不人子其爵伊何一級自天白髮華簪三壽之先子學而仕綵戲蹁躚色笑之養昔人未老父前子後樂此華好扶也勉諸詩書共道

葛仙井銘

仙猶蜕也蟬以殼蜕吒以皮蜕至於龍獨以骨蜕者得非江海靈物儲蓄既大不為蝡蝡小技以幸速化顯晦動静與元氣合一出入生死唯氣之存其於形也若將遺之故能玩息古今踔躍天地翻波濤走雲霧是氣也而形從之人因鍊形以仙者猶龍乎乃今執蜕

以議仙縛之故棲索之環堵塵滓之市謂其陳迹在此且仙者之形尚不可執況其居處作止之細乎是窺潭洞竅穴以求與龍戲也天彭大智僧坊昔謂葛璝之宅井故在焉汲者甘此井謂仙嘗浴丹此水疾者飲之平疥者飲之清或云滋大藥餘馥伏龍胥井也住持惠祖淘井郡丞李石銘銘曰

仙棲千山今葛璝是也而亦宅夫塵滓之市有不為市人所洿者泠泠乎仙人之泉歷梁宋以來刼灰變遷井不改也渺莫記其歲年嗟夫雲霞獨往仙躅上天彭民愈飲而愈有味者茲非其鼎中之餘瀝而大藥之九還者乎

靈泉寺慈氏閣銘

靈泉寺僧了緣始以紹興巳卯建慈氏閣其徒覺普遠來東南乞銘李石合掌作禮敬為銘曰

昔有化人來云是西方佛提掖周天子足躡雲雨上怳若鈞天居俯視人宮殿如累蘇積塊化人云此幻與王特神遊大哉佛一心廣大包四極我以一心觀諸佛等虛空誰令作宮殿臺榭如祇園金碧丹砂青莊嚴具五色幻中益以幻形容諸佛心耳目所見聞何者為國土而況慈氏閣空中樓一塵佛身無邊雲無數諸眷屬有幾多羅樹八萬千由旬如何於一塵便作見佛想緣師老比丘一念重山嶽辛苦成佛事只以此心觀袈裟裹虛空無一不是佛云此毗盧舍磊落古道場權輿自唐人父老斤斧跡層雲起極觀繪出華嚴境香火諸梵唄隱隱鐘磬聲一粒與一衣檀度勸喜捨穿井得甘脉誠非一日事以此布施力報佛父母恩梯級登上方隨方即見佛我喜緣此事隱忍如我心頭目及髓腦一痛皆可捨佛事倘可作先以此心觀

名世堂銘（為馬潼川作）

湯湯之江赫赫之文吾蜀吾文與江東渾我相西南孚

離至坤火虛而明土靜以敦麗照通中二義斯存長卿君平曰雲曰淵涪潼並流金華之山子昂故居高欝天藍誰主盟之有嚴列藩帝實命之爾昔代言相此蜀宇三蘇後先爾去我取扶築隱垣丹青昔人凜乎面顏此天誰欺盜食人肝越人童甫施於髦髧堂堂吾道隸乎益尊聖人不作誰習其傳名之翹之吾詩可絃

桂林硯銘

方以堅其操平以礪其心硯於墨圃惟谷惟深茲為桂之林

用拙堂銘

成都黃環作拙賦隴西李石以用拙名瓌之堂且為銘銘曰

百巧不如一拙有餘天地之拙寓有於無主物不測雕鎪榮枯吾拙孰用通天地儒渾屯未死妙樸誰模以拙用巧蟄龍深居以巧用拙捷中以狙吾於黃子擇此二塗晚食當肉安步當車孔拙則默顏拙則愚不用之用

褐藏空虛吾斯人徒亦拙矣夫

遁菴銘

其出為揚其入為伏一出一入誰絆風足聲不見形拔山之木象罔兩間月日燈燭自顧可憐相背而逐我食我薇我飲我谷佛則避佛俗則避俗二人相同相語相目心遊天闗脚峙山軸菴中之人以遁為卜

義砥銘　黎川學

土不沉根不深磨而不磷嶷乎士林金砥其刃義砥其心

自牧齋銘

潼上喻謙以謙名以為未足又以自牧名其讀書之室曰非敢躐取也於謙願學焉李石嘉其果於謙也為銘諸銘曰

唯謙能尊唯尊能卑本自不尊曷卑之為爾學之初自謙之基自之一身以繫以羈如彼牛羊勿佚勿遺爾學爾牧恐然來思汝今誰自鶩乎四支空腹說食罔罔渴

饑曷不多學盈其歲時是之既尊牧以自持未卑而牧謙自誰欺六畫之一謙學之辟

誠樂堂銘

夫物之生大哉天覆惟天能誠惟誠能有人物之一對物以偶物致號萬身曷盡取朝暮衆狙徇物以走君子憲天不息在久九竅玲瓏誰則戶牖物物塵沙誠虛而受忍此為役日與心鬬人憂我笑夷則不陋誰出誰處夔龍牧守一堂坤維日月星斗社稷司之如臨俎豆我固天全其樂不苟曾子子思孰先孰後蜀山吾文吾師孟叟

量菴銘為慧海師作

世有幾剎剎有幾塵一塵大地風水火輪中藏虛空廣大由旬敢以籧篨邉畔四隣區區釜鍾尺丈寸分滄海幾斗須彌幾斤無量唯佛有量唯人有量無量同一法身

贊

明覺大師贊

世界無有魔誰以魔自礙是故名魔者浴我香水海

觀音贊

華藏世界香水海清凉山上功德林白衣大士阿毗曇

六度萬行亦知是

十六羅漢贊

第一賓度羅跋羅墮尊者隻垂足兩手横椰

標据膝二鳥銜花一飛一墮

給園三千我為第一垂足不言横据椰標此法付誰不

請而得飛飛雪衣委花近席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趺坐右手執爐左手

拈香胡奴發香以進闌帙在側

貝葉誰書粲釋迦文枯木誰香布功德雲我坐爾立湛

兮中存扣以兩邉内修外薰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龐眉袒右結跏

左手托梵夾左顧二白猿獻果一禮一立

大士心相兩足甚尊拈起句子河傾海翻瞬目問誰是二王孫因華成果莫忘本原

第四蘇頻陀尊者左手執塵尾右手置膝若欲結印㑹垂足坐童捧經侍側

我觀我身兩足兩手手既執攫足欲馳驟童子捧笈是中安有八萬四千佛如閉口

第五諾矩羅尊者盤右足加左膝上右手支頤若有思左手按足指而坐崑崙奴從左炷香爐中

我取我與不吝不貪一炷薰心萬法和南我為汝思非五非三知風之自鼻觀光參

第六跋陀羅尊者收足曲右膝抱之加其手臨水坐崑崙奴蹲挹水於琉璃淨瓶

水性本空不風自渙湛然鬚眉誰使汩亂挹彼注茲一派天漢無言阿師抱膝水觀

第七迦理迦尊者龐眉碧瞳朱衣趺坐右手

按膝左握拳據之如結印作呪鉢水湧沸口有小龍出頭角

燕坐冥心靈源自在其中有物蜿然濤瀨雄其牙角能小能大收之一鉢放之四海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趺坐右執如意左手托之膝上

以身循手脈絡支節以手循心如雲藏月心上起意三者黑業此意自如非玉非鐵

第九戒博迦尊者脫履收足右按立膝左盤袒左垂肩握拳按地而坐侍者地上補磨衲

我衣自然貼体具相自補自紝采章物象一線無迹是虛空樣我足非歟生平幾兩

第十半托迦尊者雪眉垂肩收膝左拄曲肘據上盤右定右掌按地猛虎舔掌在側觀空不顧

我觀虛空色無有二蹲猛在側有不及視蒼蒼非邪空

亦非是汝舔我掌噉我法味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隻跣收右足立膝左執扇据膝上垂左足踐屨上左顧看蓮花池

六月火聚宅中熾然是清凉池著芙蓉仙掌中穆如有冽彼泉無垢法身一念現前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東面收足立左膝展臂膝上手執金剛數珠圈子崑崙奴西蹲向瀑布洗鉢

我法不說心珠自光念念相續如圈金剛垂瀑百尺煙霏露蒼淨洗齋盂聞魚赴堂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趺坐兩手凭几前有金甲帶劒人捧書加額禮請侍者搭袈裟立若欲可其請

燕坐不動如寶玉山雨施十萬雲心自閒龍華諸天任君往還慇懃致詞肯來人間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垂足收右轉盼據几

通袖而坐

佛趺坐時問有禪句一收一放二義來去不動如如倚几轉踞袖手旁觀無有是處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收足右立膝斜睨右執麈尾以支頤左袖兜几盤左膝崑崙奴偻而放龜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爾智爾用我頤我持思於無思妙鉢闡提龜則靈矣童子何知

第十六注荼半託迦尊者定身開目蒙頭趺坐槁木中木旁出小枝

身既有根木亦有根身木兩寘誰榮誰枯附枝生春外槁内腴脫然一念渺乎八區

石末第時夢所居壁中現一羅漢自言求贊應手贊之曰以手按膝兩足甚尊西天諸宮備聞此言贊畢羅漢即隱入壁久之復出求益數語或曰此聖羅漢也庚午待試信相僧

舍日到佛殿炷香讀書瞻十六尊像其一榜曰應夢羅漢與向所夢無異既而石以是年忝第比来假守沉黎風雪瘴煙推折辛苦子母兄弟分裂災患收恤不及静念所得薄俸嘗恐叨窃致灾因令士人王愿同畫師甯熙載以善本撫臨自賛其上以示不忘尊者慈護大恩仰以追先世冥福乾道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先君朝請忌日男右謹跋

又眉州圜通閣十六羅漢賛

一趺坐手舉眉毫相

汝觀我眉毫莫作壽者相願以毫端力引接諸衆生

二策九節拄杖相

挑起四大海以此杖頭力龍神為法故來獻祕密藏

三兩手作彈指相

彈指微賛嘆大地師子吼衆生如夢覺皆作見佛想

四側坐手捧香山相

視側世界無有側者手擡須彌能住持故

五執佛子相

豎起佛子我義隨墮悲願如海無有盡故

六執如意相

非心非佛而況意識我法如如安心已竟

七觀自在相下有猿獻果

有佛與無佛不作有無想惟能空一切受此獻果供

八半趺坐看經相

無情說法有情藏面我破微塵坐此經卷

九手輪數珠相

諸天未有佛要從心佛起此非第一我而能轉衆生

十捧舍利塔相

未嘗起此座云何湧寶塔問訊塔中佛乃先見我手

十一交膝執佛相

我起不定故坐作正偏相意中互賓主此義無交涉

十二側坐看虎相

以慈悲力生勇猛心我眼如月無有恐怖

十三捧鉢相內有龍湧出

稽首娑竭多金翅昔所困容以七寶鉢眷屬皆安穩

十四握錫杖相坐下有一虎

汝本無殺心而況有殺者黑風不能吹故還汝佛性

十五垂足虛捧經眷相

口掛墻壁作磨磚想忽於虛空受持此經

十六趺坐入定相

是定不定相名為衆生佛我從三昧起非佛非衆生

疏文

儀真齋僧功德疏

其伏以荷國寬恩有周歲二萬里之往復奉親遠役負全家三十口之生成懍然性命之憂厚矣髮膚之託仰資仙蔭聊課齋功伏願終惠長塗蚤瞻先壠溫溫江瘴掃疫癘以潛消節節風灘戢波神而無聳

癸巳二月四日齋僧疏

衆生業力未免億刼迷塵諸佛願心務求一切苦趣恭惟無上之正覺乃是去識之資粮明晦既殊薦嚴敢昧伏願某人以平時之素履伏今日之良因沈冥不滯於閻途安養常居於樂國玉毫光裏親聞解脫之音金色界中永陪清淨之衆

請正老住保福疏

不忍回頭趙州住處本無佛且頓出手大唐國裏幸有禪許時化鶴今始歸到此騎虎不得下某師定眼具足覺心光明十二世孫臨濟下不斷如線三千弟子圓悟老已親付衣刻惟三業之昔游常給十方之遺愛想往還之同日任興廢之関天紅蔘灘頭舟楫未存於東下碧蘆岸上鉗鎚請舉於西來不妨再理舊規模又是一番新歷日已曾熟識不用牢辭

父母諱日功德疏二通

災患相乃倍覺念親之痛慈悲有託敢輕事佛之誠爰薦薄齋仰資厚蔭伏願先考朝請真天不昧報地轉增

頓悟前緣永綏後福

母憶子子憶母不隔幽明心即佛佛即心無分彼此望松楸有千里之遠對蔡藿無一日之安自課齋功仰承親諱伏願先妣蹇氏安人英靈如在鑒格不違雖頭目髓腦之可捐如何補報尚身體髮膚之未毀誓竭驅馳不安巢穴自向死門大建津梁為開生路國家盡包容於遠爾佛法垂薦拔於幽明伏願孤魂蒙率土之仁朽骨被漏泉之澤三碉城下修歲貢之獘隻澗水邊無夜吠之犬

偈

觀音殿偈

資聖道人作觀音殿歲月落成鄉人李石歡喜說偈

大士德如天天高萬物下如何尋丈室收拾萬由旬天既大不容大士著何許作室道人遠先得大士心能於

一毫端浩刼萬物數百花香水海妙寶莊嚴光燕坐栴檀林種種具足相大士在掌握八窻見天光願以平等心見聞薰一切是故道人遠作室藏虛空我以歡喜心為說布施法

朴菴偈

我觀天地初渾沌未分剖一土與一木何有於雕琢況我血肉身便乃名作佛因佛作土木口耳眼鼻具金碧朱紫青肖像如我此土木非真實血肉人更癡三業六根中潛伏諸業識欲求返其朴當見天地初土木血肉身方便亦知是

贈超上人經藏偈

血者人絡紙經者佛語言人血作佛經強名華嚴藏我觀此藏義天地日月光山河諸草木無數妙寶花一一諸嚴具如我所受用清淨一法身體膛皮肉血放大光明雲便具此藏義一痛念罔極流血如江河香水黃金塗蟣虱毛髮許雷聲師子音是則佛說法是故道人超

歡喜成法施阿軫為出力平地轉法輪稽首諸龍天護此華嚴藏

金銀守合論偈

華嚴者佛富貴境界也聚衆妙寶成一佛地金銀琉璃車渠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等物以為枝飾或曰此外境界也佛之一心自為華嚴輝光焜耀出一切奇産遍布周匝具一切受用如須彌山如大海水不假外物自然富貴其法端自布施中來以布施故得富貴相而華嚴境界具矣彭州普覺院僧法煇以清淨身入華嚴藏故得經以經故得論因求所以為富貴者初不可得且曰吾法有布施一說化貪吝為慈悲誘嗔恚為歡喜摩以歲月寶書盈笈金光銀光如二佛相凡合論十二函奔走道路相與讚嘆作禮請紀其事隴西李石彈指說偈

凡物在天地唯一具足相衆賓和合成是名佛富貴金銀琉璃珠車渠玉琅玕瑪瑙珊瑚枝煜然華嚴光此則外境界不如自心相了了光明藏譬如慳貪子惜物甚眼睛不博奕飲酒不忍一錢費碎破終于貧我以清淨身與佛同布施頭目及髓腦地水火風大欲愛三業根我當歡喜捨作一金銀書一書千萬言日月亟明星字字華嚴藏阿輝菩薩子善友五十三外物與法身二相隨所擇吾家大長者具此無言書捨物得法身身中足富貴八萬四千偈彈指如懸河寶座華嚴師證此布施法

祝文

黎州謁先聖廟祝文

石被命守邉苟可以施所學於民使近者悅遠者來吾夫子不鄙葉公諸梁而賜之教石得以服膺遺訓其在於此敬薦芳潔以告其來

黎州謁諸廟文

石所恃以行九折之險者寸心也凡視民如子畏如客仁義禮信如飢渴珍異之貨如糞土而摧折壓伏於貪淫之吏者如儺伏惟聰直之鑒克相其來敬薦芳馨始筮之禮也

告廟文

惟神福綏一方祀綿百世屬夫子慶太上之新歲廣推異恩凡爾大神有功吾民悉膺重祭吏奉制敢不恪恭神享急圖報稱

黎州辭先聖廟祝文

右向以天子學官斥為外學吏逮倅彭守黎皆以學為事廣學宮增弟子員抑其細者耳至於明先聖之道革遠士用夷之習身所至則道所在如日照臨無有間斷被旨名還姑志其有懷於黎俾知神者則無往而不在也

辭諸廟文

石十年去國再名以還神賜君恩相符如一東浮萬里

尚克芘助敬展薄芻以告其去

祀王董二賢祠祝文

文起二典止於兩京蜀吠正狺此鳳鏘鳴相如三賦鄉人已傾子雲扶衰乃收其成唐暨我宋文物後生子昂蘇氏父子弟兄蜀江濫觴流大以橫嗟嗟王公揭是儀刑以董侯配自我正名古像荒寒補綴丹青此祠誰欺尚畏幽冥神肯聯食指此心楹陋學羣嬉媚詞乞靈酌水布芻亦謂芳馨斯言不鐫有如日明

彭州謁諸廟文

石罪放乎此學道愛民苟可藉口於神者聰直之鑒如臨左右視事之始敢不以告

諸廟祈晴祝文

未雨而祈既雨而厭雖民心之所欲好惡不常諒天意之弗違慘舒可冀念此封疆土地之守豈無山川鬼神之靈一吏之責而病或及民一方之憂而害將及國尚資冥力仁保歲功

柔風初布務在發生尺雪故災豈堪摧折伸者反屈榮者反枯去歲所入甚微新年亦望少稔常寒致罰無曰邉州土地所宜以過獲書要是聖人春秋之法吏則有罪人均其憂儻如所祈不敢忘報

情有喜怒氣有慘舒變怒為喜易慘而舒人猶難之神可知矣憂心累月喜色一朝捷如鼓桴應不旋軫肇此春物臻於歲功敢薦明禋以永終譽

教官廨舍後都官祠祝文

石官廨後依牆叢竹間有都官祠官廨後非祠之所宜居則當遷或曰已故祠他處則當撤然神像甚偉中更葺治蓋祠所傳甚古而靈異自全故來官此者不敢遷亦不敢撤是用築垣周之以防褻慢且潔其丹青而掃除之神與學官道義相依安於湫隘會當有通衢大軌奔走香火時也敢藉芳馨告於祠下

告堰廟祝文

挹下流之潤以為高原之滋水或不至種且不入父老

云神居水衝制水出納神曠其祀水汨其源水田無收民食半救三年於此然神祀廢興吏之責也民何罪焉

辭武威廟祝文

石去朝十年再被吉名謬典此州甫及浹歲所未盡施於黎之政者邉虛而不知備民急而不知救此後儻可終事而為黎長久之策者神愛此州與人不相遠芳潔之意視去如來

祈雨祝文

比者時雨有愆吏不敢以旱言懼以為瀆也廼今日轉盛而勢未回辭欲陳而情以廹者歲大旱民何以生茲用不敢不告神其相之霈為三日之霖以惠此一方吏敢不敬神之木

謝雨祝文

日者不雨民以為旱吏亟走祠下致禱雨既至矣以為未足吏日夜祗懼今雷雨既作膏澤下敷倍費神之力以至於此敢不頓首以謝繼今雨暘以時稼穡以登終

惠之休吏與民猶有望神者也敢併以告

祭顔子廟祝文

士有能傳世行道者言語文章政事而已後夫子而生先夫子而死未聞得志行乎中國不以政事論也自衛及魯之時公墓之木拱亦不克與六經之議論蓋無見於文章也與夫子處終日如愚言語又不可得而聞也然聖人以為好學人以為不如事之以為亞聖人以為亞聖人以為先師則士志於學必有所本矣此諸生之所願欲以從事於斯者不敢不有所獻焉

府學祭井祝文

石到官未幾士子以闕飲告為掘二井隨禱而獲新甃既成矣豈惟神哀其愚以罪廢來此默有以相其衷蓋亦知廟廷惠訓仁義之澤士子不可一日無食爰薦芳甘以侈神無窮之賜

祭諸葛武侯廟祝文

嗚呼定中原之鹿斬海上之鯨可與共天下大事者古

今一人天厌赤帝之火夜殞轅門之星馬未飲於河洛牛絶餫於褒斜天不慈遺而使已志不伸古今孺子幸而集事以叨日月之末光辱旗常之後塵伊侯之志莫與擬倫彼其據刑勢之上游操德澤之權輿故能功滿天下而惠徧於生民侯乃起僻左扶漢於衰緒間關百戰未能九州一鼎而吳魏為賓忍使八陣蕪沒翠栢黯慘悲風泣雨空遺恨於蜀江之濵故不生於垂衣之世值舞羽之代賡歌都俞與舜為鄰股肱耳目使侯作臣蓋志嘗感激乎知已而心期乎致身爾能折節北面聽言不聞豈關張之見蓄而魚水之情親誠九死之不恤恐高卧之未仁蜀西南陬既弱且貧侯能使之有勞無怨千載之下猶思詠於甘棠之春我生何難逢天下辰恨不得親拜隆中而周旋談笑逦公威德直所望不能郡守刺史何足辱侯之友而攀龍之鱗閔禾黍之蕭條悼江漢之淪湮既無英雄可以間倜儻之論樵夫漁父酒巵豚蹄爭求媚於明神騎箕尾於光芒弄陽律之浩

蕩雖幽顯異路而忠魂烈魄不違寤寐如影響之相親儻斯言之可復特一酹而問津

西歸祭甘將軍廟祝文

石一紀之間再名再逐雖蹈瑕積釁因所自貽然挾讒復仇亦已太甚蛟龍風濤以水險試人之心況神平衡人心以伺其去來儒名商行隱匿於囊橐舟檝於神不容以不直欺也奉親一舟數月二萬里至詞下神能鼓三軍之怒不能直一士之冤乎敬致薄酹以明此心神自蜀挺身事吳限以鼎峙南北則殊今一大江吳蜀同軌幽明受職臣子無貳神之受食往吳來蜀私其鄉人誰曰不得風水舟檝豈惟此行再被恩名奉親以來艱苦不忘數日有卜芳潔之意惟神綏福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五

宋 李石 撰

墓誌名

王龔漢卿墓誌銘

龔冠從隴西李石授春秋大易其人專默静篤謂可與為皇王帝霸之學既而習為古文凡所以讀書一惟文之求其説自先秦古書之遷固以下不論其詞務為深峭險刻絶人數等至使人讀之不能句龔從旁睨之捧

腹吶吶亦自不能疾聲乃始快幸以為篇之得意處其為詩尤甚以意立句以句立字以去聲病視他人陳語不啻疥癢着体必欲爬剔洒濯摘去乃已時出之以誇坐人人至捩眼不喜反憎嫉之至其好處又相與思而味之於別後以為可愛嘗謂龔曰文章聖賢中和道德發越於聲音語言而乃格磔聱牙於肝肺如落湍驚濤於碪竇穿穴之中何以自毓於清明坦蕩之地乎嗚呼龔之所以不壽乎龔舉進士輒罷宋遠孫賈敦夫教授簡州龔往從之率程其試於舉子為第一死之日大呼自指其腹曰此腹學何所不有才何所不可用以卒聞者哀之年若干卒以某年某月葬以某年某月龔世不仕娶楊氏未及月龔死無子改家龔一名齊褒字漢卿父某先卒殯既久龔死貧甚其徒為市棺以殯其父之側不能葬平日知龔者多名人率欲葬之而未果會太守鮮于侯伉舊識龔則與告之諸出金又相與賻者勾龍惠趙傳其學徒王珉劉棠王巖輿持無服喪以藏其

事舉其父喪而祔以襲愛友以及其親禮也襲之文可傳者百許篇其母老弟弱讀其文必有終哀襲之身後者銘曰文可編貽其世之傳吁奈何乎天

王九成夷仲墓誌銘

君諱九成字夷仲石初因君亡友劉子夷叔而得其人蓋誠厚樂善知好吾輩者也始余與劉子皆居東州少交西州士未甚為西州士所或足一至西州率睥睨諸公間少有一語合他可知也劉子從李公璆為辟客舟行碎舟石佛灘下僅以身脫無一人哀之者過二江得君父子館于其家如素所熟劉子必怪之既而果為人排擠卒不合掉臂東歸謂余曰殆哉此行賴王君父子多矣且言君子賢能誦吾二人之文因勸余交其人余官成都君果挾劉子之知以來且言從臨邛黄源學讀易久矣幸以劉子故得印證可乎自是率四十里間一早來暮去其來遇坐客劇談君抗身揖客坐席上欣欣若有得不出聲以去余固奇君之為人也後二

年劉子與余偕官東南時各出一文示人輒聲不能句至使人含怒裂去不顧以是多得唾罵益甚吾二人竊自語曰是前日東西州也況萬里吳乎此文王夷仲却知容吾輩也劉子死於館職余亦罷學官以歸官成都君之子知方來泣告葬日謁銘余曰是平日愛吾文者劉子死矣非石誰宜銘按居世雙流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率以紹興二十九年某月葬以三十二年十二月年五十八娶袁氏一子即知方也所居竹勝處館有師几有書觴豆琴奕非獨自娛亦以娛客每客至多四方名士相與說學問文章子弟立侍几杖斤斤蓋一義方門也至君沉原和緩望望若欲有施於世惜夫不工場屋舉子業而樂從吾輩為迂闊左計其卒止此也銘曰佩明月之旗不若紵絮之易衣壓九房之芝不若黍穀之易糜人弃我收爽世所宜二江合流泝海以西匪君曷思惟友之悲有窆其幽請相吾詩

王志遠墓誌

王君諱宏字志遠以紹興二十五年月日卒卒之五年其子謀葬而甚貧作貧無以葬賦泣血哀求於人人讀之至有為之出涕者呼為王孝子往往出錢助之又不能多其子得錢即買地既窀穴為墓材工徒皆集事垂十八九成或強家遣人出語怖憾罵言曰是我鄰為青龍臂不應穴堙之斥工徒皆散走王孝子又自作書咨聞強家必欲葬葬日益迫不得退炷香於得道山張仙翁求哀仙翁告之未言也隴西李石適游山見王孝子者癯然咿咿語若含梗不能出時作悲怨聲傍人至為叙所哀以告王孝子者泣石亦泣取其賦與書讀之問之則卿先生王君之子也嗚呼誰非人子天下之至善極於堯舜之孝天下之至不善極於桀跖之暴今以堯舜之孝雖桀跖不敢以所暴加之至於一禽一魚猶知格心弭耳以聽者況於士類乎因呼王孝子手飯飯之囑之令改卜庶以是日克葬因攜賦與書示人共得錢別買地窀穴為墓材工徒如初王孝子乃始拭淚視成

事舉柩衣衾而納之壙先是志遠之父母未葬並舉二柩同穴而以志遠附而窆焉實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娶文氏二子一女孝子名翔即長子也次曰某女未嫁翔傭以養其母而能自立於文嗚呼志遠為名進士因場屋以死今幸有子如翔者可謂孝矣王氏資中人唐功庭蘭之後因書之為誌云

勾龍府君墓誌

惟勾龍持正氏世種積德不逢至其孫復成始唾手掇取科第筮官成都撫屬自惟父祖槁項死場屋不振得一官無以致九泉之奉適其祖葬日逼自叙其世所出與其大母行實大軸謁銘隴西李石念與其祖為布衣交諸父為舊游復成則十年前泮林生徒也因謂之曰志其文則復成之文為已華矣何必更求若曰父死以子承重則諸父在以孫承重則二兄在若以已仕父祖不逮以遲於禄養則自言為甚難且至親無容至哀無文至痛發於涕淚聲音足矣復成之文不過徼取他人

之文以益其文有餘矣昔叔氏以禮許人人譏其怯且專曾申之於禮曰吾聞諸申之父且以孫文其祖之死不自專而聞有所從借以予為父祖之執也其言不可可者則有憑則應曰諾持正諱權為舍學名進士卒於某年月葬以某年月祔以周氏子若干孫若干墓在資陽縣某鄉他日併復成狀刻諸壙為誌

勾龍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持國姓勾龍氏昔有令於資陽諱偃者君其後也方三舍法行蚤舊名場屋既升內舍適舍法罷後有旨免省當出官曰尚可老主簿乎卒低回不試或者謂君隱於貲初無必仕姑以儒學媚世以毓德齎志云耳故其處已也退然若無所營薮然若不可犯其居鄉也以謹恭降其心以禮義和其色惴惴恐人之議其後而以貲名譏之也資陽之南為東津東津之西有巨壑峻壁千尺有古鑿岸腹曰佛頭君擇勝處築屋曰此吾苑裘也每時節衣冠杖屨長先幼從鄰里往來濟濟睦

睦相推敬或客至則手為具務豐侈為驩客去則巾篚
裒率為餞多君倡之也以門塾教同里有文學相輩行
者必咨問之為詩文或暮夜推户索酒吟賦喧閧至挽
袖奪筆不醉不去余被丁丑號召攜家艤舟訪其居君
之内子餞於余之曾祖為姑姪相與團聚俎豆燈燭青
熒子弟出屏拜客袖卷口誦近作詩賦求可否君曰吾
自覺此是衮衮者差強耳余以是愧君年若干以卒曾
祖某祖某祖某父某娶錢氏先卒二子立夫德方皆從余游
孫若干人卒以乾道某年某月日葬以某月日墓在縣
地余竊自哂君不余負而余負君何也始余以先君子
喪居方舟君兄弟攜子姪指環曰從賢師為致滲漉悦
親可乎君之郎君亦亹亹下筆有序惜其不克卒吾業
負老子所期所幸姪孫復成教授廣漢亦吾徒能書翁
行實得以藉手為君銘銘曰内之有餘外之不願山林
之華髮孰與黄埃之膏面及吾游從詩書履踐嘗欲以
資中數君子者為耆舊傳矢銘厥幽一鄉之善

支興道墓誌銘

張子寛先生易師也以小學教授雖童稚勝衣者登其門皆以著數授之凡前輩讀易有聲場屋者自其門出石年九歲與支君興道吴君德駿同遊先生之門先生遇之不以童稚句讀也君長余三歲率能誦師說退即抗聲作色以鼓舞羣稚人爭竊其說以復於師而幸免者未幾與君各更師他門里巷不遠往來每示題義講說不異向來時然回視昔年淳和樸厚之氣已比比為聲病舉子剽竊之文餘則知之君則未知也一日君若有所憂曰親老家貧未即振發可若何余曰勉來相就坐羣兒間提禿筆掖公於敗亡未晚君以為夸而笑之君每試不廢輒不遇余登第興道姪婿趙逵以狀元歸卿支門爛然自榮君一日獨僕曰佗人飯新先輩禮也某於吾人豈敢泛泛於衆客杯酒僕仕成都學官興道以疾告未幾卒卒以某年月日年若干葬以某年月日石家居其子某兄弟袖卷不敢言而以泣拜出卷則

君之從弟全州户曹日中狀云支氏其先出合陽詳仕唐為許州節度子師友官于資為資之祖資祖四世名漸者元祐八年以孝旌其門曽祖諱某則孝子之兄弟也祖成父翊皆不仕娶楊氏先卒再娶馬氏四子皆儒業三女一適侯播一適黄庭一許適侯棫孫五人君孝友温豫喜愠不見於色龐然福厚君子也長於治生幾以致富四子各占大第以處之病中召諸子誦書曰吾老手未嘗釋卷老病聞書聲則胷次廓廓矣汝曹勉而持之以正學而不成不足為御之善人以卒君諱時起興道字也銘曰吾卒夢與君遊小學如平生師操扑据坐君從傍也發笈執卷以立吾凛凛以驚夢覺則君死矣嗚呼君夢乎吾夢乎吾俾乎吾兒與君之子修再世之盟義久則重勢久則輕不忘素交以為君銘

王承信墓誌銘

承信郎王椿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祔以妻郭氏併其兄堂其長子下班祗應暨之妻田氏凡四喪皆

其子令望之舉也令望以左廸功郎合江縣尉狀來告曰屬襁兄弟父死緩葬且以疾不及來繼以其兄鄉貢進士令德書來又繼以其子壻前嘉州峨眉簿尉田俊心親來任令望不來之責且言其故甚有禮則按狀云承信君以其祖文至道間以南夷擾邉墓子弟軍守禦朝廷旌其忠賜印名其所守山為青山許襲世為土主以主其子弟軍文之長子堂政和六年又募子軍弟與石泉夷人戰死事賜一子官以無嗣承信君以其兄陣亡恩補官校尉該建炎登極恩轉承信郎知黄江塞未赴丁母辛氏憂登峨眉山一跪一拜事佛以致念母之痛乃曰吾所以執檄致喜者為親也縱縱未能執一矢效死戰陣忍坐視多事之世及鼠雀簿領間乎吾幸不至貧此生一廛地足矣性倜儻自適孝於親睦於族黨仁於里鄰而厚于賔客人人緩急捐金不惜幾至破産然好客飲酒自適林泉不衰享年若干以卒妻郭氏以某年卒二子槩前長寧軍廵乾道五年五月日卒次曰

令望業進士二女長適田俊心次適前資州司理叅軍黄思立暨無子以令望之子榮祖為後嘗致論今之邉豪自募鄉丁守其地豈惟其父母墳墓之愛出死力不惜至其知山川險阻利害非他兵之比此李衛公雄邉子弟法也瀘之王氏世守忠義不變青山之褒恩未艾也而承信君其力可以自致而父子一官止此耶吾友正字劉夷叔漢嘉守白麟皆以文誅之其可不銘銘曰一俎之容勇不如陣一錐之舌鋭不如刃吾寧去彼取此對青山飲酒以佩青山之賜印乎吾固知君之豪而銘諸重以客之言為信

范叔源墓誌銘

范氏自忠文蜀國公以名節大其家至猶子榮國公淵深質正不見圭角而太史唐鑑公凛然可畏克肖蜀國凡范氏食之而不盡者非一世之積故蜀之言家法者首以范氏而蘇氏次之石蚤客于范氏獲交其羣從子弟頗多賢而有文不相依藉各欲自立而叔源諱滉以

贈太尉鍇為曾祖以榮國公百禄為祖以贈太中大夫祖述為父其世代著於天下人知尊敬而叔源能取上世之可學者以滋其性初以太中公恩得官年未冠頗欲深却以收文字之績始試吏為仙井監録事叅軍以監法與長吏競不屈於勢有識者益知范氏之有子以從兄塤將漕本路換榮州録事叅軍其辨金氏獄直數十年之寃金氏素傴以喜故失杖而起一州推其神叔源自挾世學不少與當路要人屈故宦薄不甚進辟監蜀州黑水鎮酒税監成都府王店鎮酒税監成都府商税雖筦庫間不為苟計如減虛額梜羨緡類不觀大吏顔色故始知叔源者終益不合晚乃用舉者得右宣教郎覃恩轉右通直郎知簡州平泉縣未幾而叔源引疾去矣疾少間轉右奉議郎知雅州廬山縣縣阨制夷蠻以互市畧相羈縻叔源增硐門椅角之戍而嚴禁姦民之私為市至今為法未幾疾復作遂以不起凡廬山之民哭之者廢其市寔乾道丙戌九月十二日年五十二

方叔源年少時欲起榮國太史之絶學以上襲忠文滿口故家典型而問學淵源内有師友蓋所至薄其官若泛然者已有聲如此而乃不克壽其可哀已叔源有子仲黻清苦而甚修久從石游將以乾道辛卯十月二十三日甲子葬叔源于雙流縣宜城鄉諸葛里曹池山之原以其母王氏之命求石書其墓叔於叔源父子蓋數世之交且斯文相與不薄石其敢辭叔源二子長仲黻次仲芸鄉貢進士出繼仲兄之後女三人適王晞孟程師夔餘未笄凡誌墓之所不及者仲黻家傳為詳此不復著銘曰世可以髣髴王道者惟故家為然世益久而益有所憑藉宜其孫子多賢如蜀之范蘇誕后稷之穡者蓋踰百年矣文獻可考豈與夫崛起者校其後先哉如叔源氏欲永其世而或勝其天尚有諸子能力于學以大其傳

文溪居士墓誌銘

文溪居士者楊紹肯堂也肯堂資之銀山人文溪銀山

之佳處肯堂之隱居也故太史邵公博曰東園公以所居得名肯堂終將隱於文溪雖名不嫌故肯堂得以名始肯堂為進士意行行欲唾手取富貴不得試則又以其康濟皇王帝霸之學移之於樹藝果蓏之細自以當世軒冕之榮不博此丘壑林泉之勝其有取於文溪之名若甚廉凡世人所必爭者在所不屑而世或不信何也初肯堂家所資不薄所交皆豪右聯車馬接杯觴所至人爭後先延納聲稱豈遽甘為山中之癯顧所爭於一試有不獲已者然則隱於文溪而士名之居者於肯堂蓋屈也曾祖翺祖恕父中邵山谷所志寬之墓寬之恕字也肯堂與其兄綰皆及見山谷故肯堂兄弟所藏山谷篇章筆蹟為多交游以經前輩所推許者益歸重焉娶何氏生二子曰璋曰某皆卒二孫曰某曰某方璋未死時謁銘以葬其父甚急念不敢虛人子既往之心於九原也則為銘銘曰我訪文溪溪花始開鳥鳴花間相客酒杯居士拍手顧客以咍曰此過眼如風中埃別日

幾何視此溪水人則不遇溪名之後一經品題斯焉可
恃彰厥有來棲鳳之址

鄭隱君墓誌銘

美原為虛以鹽為實義江溉之市地隔江望葛仙山在
拱揖間人鶩其市為井故環井以居僅數十主其地以
致富多詩書大家惟鄭氏富而學者故以衣冠持世久
且不廢其子弟羣從文雅鬱鬱視仙山俱秀為秀民惟
鄭氏為石之毋太恭人杜有對假兩姨親甫冠獲至鄭
氏有簪帽扶杖白鬚鬢狀甚古立受拜問訊諸生學業
如前輩不倦其塾多騷士詞人為教授其後生郎君
裘馬鮮明呵喝出入好場屋聲名每醵酒為聚會夜
炬火吹竽擊鼓達旦笑語其一種豪尚可喜其間又有
澹然自得几硯不羣則今鄭丞君粹道也粹道於余有
十年之長凡至粹道必陞堂致拜其母多曉客語或口
向年少郎話有味宜交之後四十年與粹道相視官路
各為翁矣一日粹道執石泣曰父母未葬又不及見公

而母氏知敬重於公敢請銘則按張緒主簿狀云君諱某字某其先滎陽人唐宰相諱絪生二子曰𡨋官滎之資遂為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世譜相聯不以仕名唐四姓之一也隱君世儒不善治生業卜別墅美原江上以牢盆致富常恐遂墮素風故雖逾修先業而於什伯錐刀不屑也其家範儀短付之儒術而教子丁寧委之師友而施予不倦付之道塗醫巫卜相技藝者口之故視諸人蘊利自村者獨能不衰又有一事甚異一日廣漢得危疾或勸以作大願力可逭死君曰吾鄉之龍灘灘磧高如狼牙羊角舟不戒多喪溺儻得不死當竭家財除去之後還鄉方興後一夜失磧所在今為平川往來者以為君孝友誠實之感娶景氏後十五年卒年六十八以卒卒以某年月葬以某年月以某氏祔墓於某山子女若干銘曰水鑿鑿盆牢手作山峩峩仙風不磨墊孰利書不墜惟父兄九原幽霓永世之銘

范隱君墓誌銘

先君子與鄉大夫謝廷直善石每念幼穉時廷直過門先君子呼出侍側誦書及詩文廷直喜之因言其三范甥之賢以相勉且約日携三范甥入城見先君子曰此范君之諸郎也呼石出揖拜如通家子弟禮又指子駿曰此與汝齊年其人才過於汝數等矣可善交之後子駿伯仲連薦石兄弟獨後先君子每舉子駿兄弟以垂勸激訓勵甚至間三歲塲屋未嘗不相逐各叙兩家嚴君責望之意以相警各駭然流汗抱卷屏氣帖息廊廡下既而石兄弟忝一第而子駿兄弟始以恩榜奏名照兩家禄養皆銜痛莫及先君子去世二十年子駿乃始謁其文葬銘嗚呼夙世尚何敢辭按君諱某字某范氏出高平之系自五世祖居龍水為聞家自成都范淳夫氏令此邑與諸范通譜講學問文章而龍水范亦有累世科第文鳴當世他人莫及也君在羣從間慷慨風節退然一丘一壑有輕去富貴之意人之急成人之之事闢館以重客推財以恤人孝愛而温文謙厚而篤實使

得遂其志少見其所施於世豈特一鄉士君子而已哉嗚呼君既高蹈潛伏銳意於教子其子亦蹭蹬場屋天必有以處此今未可量也卒以紹興戊辰夏五月十七日年六十四後十七年隆興甲申仲冬乃克葬娶承務郎謝天隐之女三子亦辨亦驥皆奏名文學出官鼎四舉不第以卒二女嫁貢士謝時習進士謝時舉孫男九人銘曰惟龍水范以世學名君乃退然廉於取榮曰吾有子人授一經一門三秀捷於飛鳴其種之良其蓺之成有來不遲天意豈輕後將大之以翼詩銘

范元功墓誌銘

圭字元功更字信仲以舊字行於黨友間丙午頼昌敵禍敵以元功是年拔觧為有名進士乃縛載駝背入燕山厚館之與讀書郎君處時宇文虛中叔通司馬朴文叔朱芾輩皆中朝名流相與說中國學問間得炷香南望慟哭敵欲屈之不能然亦不認忍殺耕又欲更轉入北地乘間去入府州折氏可求世襲遵中國正朔義元功

為人壻之元功既得婦畫得折氏藏中國四庫書讀之固非所樂折氏知之因題其所著書曰歸蜀集而名其所生子曰蜀孫居頃之李顯忠自延州擒洛索不殺與盟而縱之欲與借兵西夏俾為内應以恢復五路既而夏人先破麟府二州元功避亂入晉山軍夏人又夾圍晉山軍急外援已絶時中國和議詔適至元功縋城出謁李顯忠曰公所為此舉者為中國五路恢復計也今和議之詔已至願約夏人解甲拜詔公之忠誼豈惟惠此一城因出詔與顯忠讀之泣下夏人果解去顯忠歸國元功亦迤邐至蜀走行在所自列朝廷以顯忠忠節因以及元功也録而官之為右廸功郎監潭州嶽祠郭浩帥金州才其人辟為録事叅軍又辟洵陽簿開陛從事郎以賞循文林郎知閬州奉國縣以舉主改宣教郎監興元府税姚公仲欲招而客之元功冐大署攜家赴之卒於梓潼驛舍四十九元功先蜀人親文忠公之之曽孫生於許負汝頴奇氣流落兵間有幽燕豪俠之

風至其發為文章和厚清深則元祐子孫字法也方元功西歸石亦客成都時蘇子藉程子揆王子灼譚子拂雲與石羣從多俊人日夕文字往來或頃不見折簡遣人杯酒相鈎致酒半能轉喉音作南北蕃漢語言至天下事兵家利害所歷山川道里可攻可守此勝此負如析毫髮指掌間能使人意感神馳而悅其言也嘗曰國家能用度外士則大功業成矣長轡短立而欲求天下馬乎曾祖忠文公諱鎮祖某父某先娶折氏以卒再娶樊氏二子某某卒以某年某月日葬以隆興二年十二月日有文集十卷藏于家銘曰甲戌之冬再見元功于太城已恠其火浮土濁喉中軋軋如逆流挽舟之聲問之則食乾腊飲酒而龐然以其重形此距其死無幾日矣文章功業得失重經在元功特一瞬目也若雀之與蚊蚋嗚呼元功曷難厥生岷山不磨有風吾銘

蒲隱君墓誌銘

閬中蒲氏多父兄子弟各能推其先閥詩書世傳以矜

耀於人檢束繩墨自有一種風氣大受自號漫叟仕不進而性學甚明詩甚有句法足以傾時輩凡蒲氏俊少皆習其傳大觀大淵經學義理益邃詩如漫叟之工雖困於市韋而聲名所壓不減王公之貴所至稱為佳士脫去塵外可珍也大觀者諱某中奉公仲子法當得官而推避引去不屑欲自致科第卒不如志隱峨眉山下築室榜曰心遠漫叟為之記許之曰仲氏吾見其止之也大觀亦自信不疑飄然處油然忘林泉勝處澹然如禪人幽子抱被裹帽即往茹蔬飲水落落所至不問真偽時遺逸難進之君子歟年四十七卒于洪雅曾祖某官父中奉公某娶某氏二子棠棨以年月日葬某地其子棨以某兄懿文修職君狀來請銘石知其人且交修職兄為深銘曰卹焉逸足車下之不屬冥焉奇翼樊中之不畜士有說焉於或進或退者所不能名而銘以誌其獨其藏為隱君子之谷

馮主簿墓誌銘

已卯冬石以太學博士罷宰相憐其無罪俾典成都學且寄聲曰此小司業也到官喻以朝廷養育意示以成均舊規生徒負笈至千人以上諸司大吏與一二大將相與贊喜出金助成時吾友馮懋適為錢糧官曰此盛事也吾黨可以餔啜來傾廩以給無難事比之囊橐鼠雀靳靳者有間石以是賢其人會懋舉父喪事遣其弟恕躡屩泥塗數百里不憚自其兄官上攜其叔中江亟之狀謁銘且恕亦泮林生徒也其忍違諸惟晉之馮氏世為聞家其父子兄弟以詩書相頡頏雖甚貧不破業雖知老不廢學其為名卿才大夫者踵武以至代有人也主簿君雖老于縣曹然有子登第能文其季二子亦俊於問學其所得比於諸馮者未可涯也喜藏書至萬卷四庫之目甚富有一錢即惟書之市曰有一不惜蠹滋吾書非儒門子也累薦晚年乃與郎聯場屋以特恩調官人固哀其不遇也年三十五以卒先娶李氏再娶趙氏三子懋為昌州教授李郎曰思曰恕皆張氏再娶趙氏三子

李甥也二女嫁年某六世祖太保公諱知微曾祖某奉議郎祖某父某依雙溪李氏以居今居樂至葬安岳縣祖域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銘曰余嘗過主簿君之故居其所以畀其後森然一水一竹足為久大之模想其父子兄弟吟嘯翔步於風雨淡泊之不渝尤恨不及把酒登堂以發其屋壁之書銘其幽窀其忍忘諸

塗勉仲墓誌銘

按元稹傳載嚴礪節度東川沒入居民塗山甫等八百餘家田產奴婢為稹所劾礪與山甫皆東川人豈有怙用其勢以暴其鄉之人如此蓋以素仇所私非一日耶今塗氏嚴氏皆為梓望姓兩家阡陌相接如昔時而詩書家法葉葉相與通姻婭甚歡塗出山甫而嚴出礪無疑也嗚呼退之援同姓於毛仙翁孔文舉記通家於李元禮吾儒以寇為婚以明易變浮屠氏以平等視寃親痛一念之由失至百刼相讎不悟可悲也夫中江塗勉仲者娶嚴氏兩家有佳子弟多從余游而勉仲尤厚

者勉仲之弟端卿於余為同年進士而勉仲兩郎曰森曰柄亦得以藉口意愛如通家骨肉余為學官成都勉仲歲遣兩郎修執經禮逮倅彭至閑居資中兩郎子往來不絶森柄得於二禮大小戴氏學亦出父之親授也森以治禮兩預賓薦柄更從余讀春秋勉仲倉卒得腹病森留侍父病柄適留資未知也勉仲且死執森手曰汝力學無以怠惰汝等李氏門終可依以卒森訃書詞來資速柄歸云爾也端卿狀云勉仲兄葬有日森視窆辦大事不及來舁柄挾狀以謁銘余固不以森為不敏而痛柄之請詞苦苦再三為得禮也縣有塗使君祠則勉仲世為江中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業儒不仕勉仲儒者於生事不疎而有理以自給其所樂予則里鄰吉凶緩急佛道祠廟橋梁營造首倡悉力不吝惜至焚券市義又不知幾何人然其人剛介有守淩轢非意如邱山欲壓者一毫不挫也至今翁爭蹊與里胥之珥筆者猶佩勉仲高誼以自惕伏其晩進鄉校小生服膺

善訓於勉仲者可忘哉年五十六卒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兒日讀書翁喜傾耳兒今嗚呼哭翁淚洗垂書之言兒奚不知清懷之葬使君之祠

陳次雲墓誌銘

次雲陳氏生資中下邑少為學不若章句儒獨好春秋喜說王霸縱横大畧家業雄于財次雲因累世之資施與四方遊士頗襲閑中大俠名迹是時敵再入中原張甚次雲謂功名可致日與其客襍論史漢形勢復間以春秋談劇索酒讙呼顧一邑若不足容我其英槩凛然聲播國中有聞士多遊其門賢卿大夫過者願交不得交者卒以為恨士之聚會歲中數十百人不惟此客之死喪婚祭學之未有成與寃之不伸者皆以望次雲獨身任之必滿其望以成我之能事乃已坐此貲益落然猶假貸其族以為義不悔也次雲慱衣大袖過市人無少長拱立屏氣以過其車蓋尊敬之如此其或少爭語必取訂焉有隐惟恐次雲之知也故所居人無越禮踰

檢一鄉率賴以多修護之士次雲蚤以春秋薦上凡三登名輒外省報罷以為是不足溷我歲戊寅辦舟東去且裒所有書欲扣闕下舟具夜與客飲縱談萬里所欲為者霜月清洌脫帽解衣得酒豪甚不知寒氣之侵人深也以是得疾越七日死適歲除矣士友聞之失聲其里中至為端月廢相慶次雲有祖母柳年高供養甚備次雲死抑鬱鬱不樂援太母恩得封太孺人以慰其心後亦卒次雲父母未葬欲營寬敞地以待置守冢有念甚大而不幸死矣次雲名泌年四十二曾祖可之祖翱父奎皆不仕子仲郜一女適李圓次雲有弟濤亦卒丙房孤孀以乾道辛卯十二月己酉舉三世五喪葬于資陽縣三江鎮丁山之原次雲久與石游石謂次雲氣宇不碌碌真可托而次雲亦謂石可為好者故以吾子圓娶次雲之女石老矣屏居田園思得與次雲把酒論文追道少年逸氣以為樂而不可得矣其尚忍銘銘曰以氣養學擴之浩然豪邁不羈其才可賢屏折下士其性

則天與之以彼靳之以年天地之大而人有憾也亦不容言乎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六

宋　李石　撰

墓誌銘

李隱君墓誌銘

君諱騤字致遠姓李氏年六十五卒卒以興隆元年八月二十三日葬以乾道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先葬期其子厚次序君狀實謁銘曰幸同出簡譜不敢以屬他自簡道資一再往返拜請愈力辭不得且厚夫婦嘗剔股

肉愈毋疾是宜得銘則按君與余同出唐隱太子小字芝蘭者其子諱文釋遷蜀之簡葬之為始祖由簡以別平泉貴平資之北門為三由資以合於平泉由平泉以合貴平世數昭穆君於余為諸父行君之猶子則為同年進士與平泉羣從兄弟往來知君家詩禮儒學所自益以孝友誠實信於鄰里而聞於道塗有巖穴奇異之行而不窘險以自困有豪俠邁往之氣而不矜尚以自用士大夫之過貴平者聞君之名必欵其廬而求識君面曰此隱君子也有夜持杖入為盜人殺里保以以殺人告君以暮夜殺盜有法反以殺人論將獄及非辜力止之曰苟有坐吾任之官歲大作祿津橋隨作隨壞君曰苟殺病也與其歲以苟役病民請以身視役庀成潦不能壞歲役乃寬折券以市賙急之仁讓畔以平牛翁之訟至所緩急不以有無為解且曰乾餱既愆民甘於不仁吾特倡力以愧吝嗇貪鄙之心非以富沽市井名也聞者愧之曾祖世長祖交父堯封不仕娶文氏先君

五年卒祔君喪以葬於隆州仁壽鄉三子厚將仕郎金州司户叅軍次曰歷曰厦皆業儒三女適士人王孜文廉能文尚能石厚狀之詞云爾狀又云八世祖諱堪節度正散將充陵州軍事押衙左一將銀青光禄大夫死事其母誅而碣之云涪江静寇沱水遏兇譽播兩川功高受禍自古以來名將不得其死又曰迎靈柩以歸鄉大置墳之所則八世自簡以别於貴平為鄉其久審矣其曰節度正散將陵州押衙左一將者當是西川節度陳敬瑄牙將也佐高仁厚與楊師立戰於涪城豈遂死師立之戰於涪沱間乎其曰不得其死者或遂以功高併與仁厚為敬瑄所不容也唐紀載僖宗五年駕至自成都以正月改元光啓誅八月猶曰中和者蜀亂正朔隔絶未通誅文可觀特考正而表出之銘曰儒俠並用學且藝將種弗耀豈其世衆山一雲念含涕矢銘爾幽尚未裔

李隱君墓誌

石家本唐李氏自為兒時聞大父行言葬於簡之平泉其入蜀之鼻祖也雖居資而於資為孤族五世昭穆所與親親之恩不絶者視簡族為之本故簡之諸李皆得以譜通夔中者其女兄嫁三江陳泌吾遣吾兒娶泌女則夔中之甥故夔中與余為兄弟行夔中曰吾葬父矣請謁銘按夔中父隱君諱某字某本太學生先世大父某進五經義天子嘉之命直講太學故君得侍大父久留太學肄業幾十年年甫十八程藝卒杭衡英俊燕雲兵起朝廷訪材武甚急君曰吾三世儒者困場屋一官幸捷中何擇哉即武舉亦屢中程未幾罷武舉西歸會靖康下詔復武舉州家以君應詔有旨令直赴殿試至中道京城破而返卜築林泉作亭名逍遥以老焉卒年六十六娶張氏先卒再娶楊氏生二子夔中粹中粹中亦卒五女適進士其一即陳泌也

景德友墓誌銘

壬午夏考試臨邛景德友適為臨邛縣因見之德友面

目有憔悴不任之憂問之則曰令以撫摩愛養為職而誅求暴横者得以擾之令以慈惠循良為心而掊克彊禦者得以勝之今將逢大吏之怒不免於此必矣語别未兩月德友以訃聞嗚呼德友魁然丈夫大腹長幹笑談折衝俗子間獨不能容細碎米盬計乃以令一邑死乎德友歸侍親官上庠學天下文章不能自致一第而以世為官是困其所學也試吏三十年以才業策畧所至為東閤重客卒碌碌不盡見是貶其所施也與之語色和而不暴與之處氣龐而不亂不至褊淺肝禹謂必能寄煩任劇乃反死矣是嗇其所賦也德友葬有日其子大同以其弟鑄狀乞銘德友諱某姓景氏世普慈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以紹興五年郊恩補將仕郎辟川陝茶屬閤陞右從事郎江津令未滿除秦司茶屬秦司罷除瀘南帥屬未滿又改除四川茶屬以舉主改宣教郎以茶賞循通直郎潼川郪縣丞丁中奉公憂服除知中江縣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循承議郎卒以興隆元

年某月日葬以二年十月年五十七娶張氏贈孺人三子大中右廸功郎瀘州尉後一年卒大同右修職郎眉山尉大亮業進士六女長嫁右承事郎鄧樞次適楊元行餘未笄葬於導江長樂鄉從先也域也銘曰以毅病誠不如蓼之苦以麟為捕誠不如貓之武服膺禮義而仁以行之誠不能見人挾目而含怒嗚呼德支死乎吾以銘其墓

任承信墓誌銘

君諱衍字達夫姓任氏本眉之諸任為望族侍其父黄中徙黎再世矣丞相虞雍公允文守黎黎瘴鄉以薄寒中人如瘧狀皆瘠黄上浮下弱土無藥醫得君甚喜因令診視屢効問以所得君曰人禀於天而氣血有肥瘠多寡適天子寒暑小變人以所禀感之彊為弱疾弱為彊疾以違天中和之氣為醫者或偏陽以治陰或偏陰以治陽一毫千里經絡從之是以藥殺人雍公曰此昔人醫國之說也未幾雍公當國呼與俱經所療治國醫

無出其右尋命以官為承信郎幹辦官雍公進退天下士善善惡惡君密為蜀士道地不少如與黎士置科場取士所得士與中州比人以是賢之會雍公宣撫四川君卒於漢中年六十四卒以乾道九年五月十一日葬以淳熙二年三月初九日葬黎之漢源縣某地二子長子某以樞府恩補登仕郎次沈承信郎二女長適進士范仁次適鄉貢進士樊燈余守黎得瘴疾命診之曰表膝風邪投劑即愈又曰使君於黎厚矣兩边不聳治之寬猛猶吾之對病為藥余首肯之會余被召去黎君送出邛崍關夜分手與語知君有性理學且知佛書其通於醫信矣君孝友好義傾貲以救人緩急前後葬遺胔放生皆可書銘曰一棟之隆不如礎萬里之翼不如風吾學岐篇妙與天通言可醫國瑣瑣疥疢有不足攻銘韌其窆水複山重

程通判墓誌銘

石歲壬午被命倅彭與程子伯友為代先日伯友以書

往來平昔相好也至期伯友坐累對移不得以倅事交手相付每每以為恨而深致嘆息者州賴伯友以濟以善其後者甚多且彭三邑廣袤百里歲費二百萬是將安取未酤而催酒息未摘而須茶課夏秋未熟而前期探賦甚於履畝藉苗而取者自非苟且權辟為名與減舉員定賞格至無人敢令此邑民急則操吏吏急則持官模棱齷齪幸免以去者其為負丞如我輩不武多矣伯友一事一件皆有條目可考如築劳菲館特其游戲自言如見錢流地上後來者以母權子酒本續續不絕而息亦僅集至今他人以成能名伯友乃不免官坐嗚呼誰適階此耶嗚呼使伯友不死與今之為吏者比量才具未必不過竟止此耶伯友死葬有日其友榮州李使君以書囑銘則按伯友姓程氏眉州人諱某伯友字也以祖寶學公蔭補登仕郎以右迪功郎監雅州馬務奏差綿州推官監味江鎮稅循右從事郎知威遠縣任滿舉主改右宣教郎知簡州平泉縣轉右通直郎簽書

合州軍事判官轉右奉議郎以年勞賜五品服丁母碩人憂外除通判彭州轉右承議郎該今天子登極恩轉右朝奉郎通判閬州轉右朝散郎卒以某年月葬以某年月年五十九先娶史氏先卒追贈安人再娶王氏二子畏蚤卒次子以德知為文以父蔭當補官七女長適資州右修職郎前階州録事參軍何師文次適眉山故右廸功郎臨邛縣尉呂道久次適隆州鄉貢進士陳厚次許字邛州將仕郎李某三未行君幼孤奉母孝而能順諸父以色詞性倜儻有膽畧吶吶不能出口據坐對衆閉目若欲瞑臨事則決然抵掌蹋足不少回忌此其耳目習熟天姿英敏異乎以政學者也且如論馬政以杜蕃蠻之隙焚腐茶以弛官吏之欠綿州軍變則就察首謀者陰戮之以安反側之心平泉量田則曲循有詞者少更之以全經界之令其他學校之立橋梁之建所至皆好士愛民切切有過人者攝守事凡三懷安廣安彭州初不以時暫尚於攝以快其意是又可嘉者曾祖

某祖某父某伯友者張丞相浚席參政益趙待制聞皆欲交章論薦卒不賴其用自以有得於荆吴佳山水歸卜勝處作載書亭與英俊游曰此吾兎裘也銘曰借他之車或得而馳乘副之馬或擊而維挾短箠以自竭孰若抱長策而勿施載書亭中萬卷凛乎世授之之師有韌其毳以詠銘詩

知均州常朝奉墓誌銘

常子大防與余善始余館成都范氏常子與范氏中表卒蚤莫往來時常子以新進士解褐眸子炯炯慢視他人意不能趨繩墨局促相與論天下事至低掌奮髯出語無一顧忌或時酒半面熟則雜以歌嘯山佛文章巧出奇見無一不有或時遇俗士則歛衽下氣惘然若孺子緘口坐隅欲睡余固奇之而人莫測也一日謂余曰今天下用兵蜀大如手吾輩豈能戢翼小啄籬落間乎吾從父方得君立朝為中執法或階此吐一語取富貴無難時江湖路梗蜀士歲卒不能一二至而時相方以

吴蜀易地而仕雖名開之而實抑之蜀士寧困窮吏州縣不肯去仕一郡守或丞舍此無過望常子毅然以行至會中丞公以言不合委去居秀州之海鹽常子往拜之中丞曰固望吾子以門户事吾方炙眉忍痛尚有言哉既至扣丞相府言事人固知常子之為蜀人中丞公姪料其心不合常子口囁嚅含机牙度不中不妄發時相亦務以常子收名聲因令盡所言常子逆知之而寔不輕也因慷慨言曰相公誠愛蜀士請三言而退一曰

察孝廉以厚風俗二曰容直詞以廣言路三曰謹邊防以備敵寇時相方務文致太平自待以無事奇其言而不能用得倅閬中再倅洋川人皆以常子進不得意常子胷中蓋浩然也因著文曰榮歸録尋除均州未赴以疾卒年五十常子諱城大防其字也世居華陽為詩書聞家曾祖某故左朝議大夫贈銀青光禄大夫祖某右宣德郎父石奉議郎常子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龍安酒官龍安縣令閬洋二州倅官至左朝奉郎其居官勤敏

公廉務大體畧細故愛民戢吏有嘶寃至獄具欲死者破械而申之以得活者數人其文慕退之之奇嘗注退之集藏於家娶某氏二子曰有終鄉貢進士曰有開女五人長適新政尉梁及之次適進士李光實次適將仕郎張觀餘未嫁卒以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某日葬於綿州巴西之龍溪則某年月日也有終以其叔父堪狀請銘以石為知常子者不得辭則為銘銘曰鄭刀宋斤土物有善此材之良胡以蜀限豈憚於行鄙蜀以遠言吾如醫視其陰陽中則不欲外何以臧開實抑之蜀天一方麾去不留我則游戲詩書混混如水方至濡之沫之有懷未試既書其廩曷永厥年天意惘惘後當有傳龍溪之窆吾其堅

鄧承直墓誌銘

歲庚申金人陷順昌以驚吳會士論皆欲迎戰時相猶執和議不變天子惑之時鄧君昂以布衣走行在所上書論天下事其言曰願陛下勿聽樊噲之空言納婁敬

之逆耳蓄財養師以為後日之舉時相頗采其言奏上曰此非特某之意公議亦知出此於是和議遂決尋欲命君以官俾君出見邉將畭指君由漢汾梁洋以行盡得地形控扼虛寔與軍食多寡還再上屯田八策即補右廸功川陜宣撫司措置屯田行沿邉數州隙田得一千三百四十二頃有畸歲省四十萬斛時營田使即鄭公剛中也君之說未盡施會營田司罷君去官再上增修營田二十策且曰今營田罷司分隸諸將總領財賦者抱文具而地方之盡不盡不問莫若專置一司以隸戶部又曰湖北有可耕之田川蜀有可耕之民可誘民以耕實寛鄉補以軍功要民均田盡乃止書屢上不報循文林郎夔州觀察推官參議官張士襄以勢援自豪君詣鼓暴其惡會士襄入為監察御史君不少回忌幸其說之或中時相雖嘉其直不能用授成都税官滿代循儒林郎以賞當轉承直郎以卒寔紹興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年六十有一君系出南陽宋有諱藻者巴西

令遂為資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妣勾龍氏繼母謝氏封太孺人娶謝氏本儒素才中人産而不能能力學自立萬里往返襆被勇往不為宿儲計雖屢沮抑而剛介自許以抱負經濟惘惘於世冀有所用卒不盡施可哀也已文集若干卷藏於家母大孺人謝氏李氏之甥於君有中表余被丁丑召東下君來同舟余讀書君草牘葢晨夕不輟也余為太學官君被疾逆旅余日往問醫藥至卒治殯斂所貲雖枕篋遺墜搜得之納襯西上至夔俾其子國華會石於君死生之義至矣其忍辭銘銘曰哆口修幹見其人而聞其名論事發策儒之書而武之兵曰和曰戰孰敗孰成翰君之藏以永詩銘

鄧文學墓誌銘

某年月日某州文學鄧君皞暴卒於資州之客位先是朝廷以慈寧宮慶賚大恩覃及士大夫之親皆得級爵君以親年例當得爵請於州州吏以微文格沮君九頓首日往候太守之顔色詞益危請益急守怒至不不君

忿憤氣勃勃填咽以死州之士無賢不肖知哀其死於親而憫其蹭蹬不遇君舉進士蚤有聲場屋豈不能得一第以華其親乃冉冉七舉恩科自度其親日月且喜且懼不得已猶覬大恩之弗遺此豈人子過望而一跌至此可哀也已春秋郎之戰聖人憫童蹻之死君之孝於親以死不猶愈於童乎君字熙氏皞其名也鄧世資人為資望族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若干子女若干君之子未艾亦鄉貢進士以其兄國華狀來乞銘以葬實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墓域在盤石縣某山之原予嘗與君共坐棘闈時連席喜君筆詞翩翩若欲脫去舉子窠臼皆為夙學薰染以自困踣苦海中以死寧非命乎且國華兄弟之請一再拒之不獲銘曰一杯之未辱三釜之未榮心乎於養忍取是為不知者之重輕而汲汲於此名也嗚呼附塊而生以愴其天者忍啜其羮是為君墓中之銘

程隱君墓誌銘

吾友程驤葬其親問礼於隴西李石答曰父官九品未禄以未命士礼葬之驤曰諾又請銘答曰昔之人子有文備論譔以華其親可也驤曰欲其傳故以請答曰所傳者為其人或其文乎驤曰人以文重故能傳敬跽以泣手出大編則其父狀實按君世書生少年有名詞場靖康禍變朝廷詔搜草萊奇偉君酒酣慷慨援筆大言曰非志功名之秋乎即游邉自効俄以扞邉補官人往賀之曰子虛上林薦材未晚司馬長卿何薄乎君竟鬱鬱雖黨友素期以所學遠到者亦為不滿或勸以少屈意州縣君曰士出處二致耳吾本世隱紫筠溪先墅松菊故在曷緼袍卧去素能詩時出佳句從名勝林泉詩酒適意每客至命驤侍曰吾傾家待士以為汝資驤登第曰吾願足矣君諱某字某姓程氏世眉人為望姓年若干卒以隆興二年五月乙酉葬以淳熙元年十二月壬申祔以其配某氏男一人即驤新漢綿竹縣尉女二人長適通直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師祖夔次適鄉貢進

士韓廷圭孫男二人諾詔墓在彭山縣漢安鄉遠祖從吉隱居紫筠溪號紫筠居士曾祖可節祖資父發深於春秋悟性理而不喜佛學事繼母史氏盡孝史視之如己出一介不妄取予然亦不靳貧者倒廩負者折券故多得道塗鄰里之譽先是眉之三蘇氏以元祐學排王氏為蜀倡天下知師之重之間有折入他門而捉出以媚時好人謂俗學石來守眉方天子尊尚蘇氏求所以敷揚聖學以激士學而廣風俗首得讓登門能誦說蘇氏學無一語預吾官事國人曰幸哉君子矣銘曰嗚呼墓頤山之門有老翁仙乎泉上有臺焉而太白讀書仙乎神乎麟翊而鳳趨中開紫筠隱士之廬吾銘厥世斯為窆諸

資州程使君墓誌銘

資州程使君以疾卒於治寢在法終於位則以官書州之人愛使君猶曰吾州使君云李石於民之一也公子師夔執經石門用是走使以訃至未幾以弟援狀以葬

葬綏銘亦綏非他志也石嘗評公之文凡三變始以經術中以議論終以叙述經術之文淵而旨議論之文陳而肆叙述之文理而盡凡向之以文字往來者如大蘇尚書公符小蘇博士公籍喻駕部汝礪運副范公瓚檢討邵公博石與使君日處其間其諸公之羣從子弟執門生弟子禮者多名人日沓沓說文不離口而所得於淵源有自者未論其人文可知也如公人猶以功名富貴期之公亦自負以當世意語温厚而氣寛舒學道之士君子也時固有睽忌而愛之者公不為少屈故以文自昌而卒亦不達石彼丁丑召官太學朝路多知公葉樞密公義問都御史公民望謂石曰蜀秀如程君引重諸公俾來此而公以書來告曰誠有東下意終不能隨金帛之舟以幸捷出既而石彼罪上峽值公舟留一夕飲酒賦詩去來彼此無礙也公既得州石亦倅彭書問不間斷如昨未幾以訃至彭嗚呼士有艱於一一進如公而衮衮者肆焉悲夫公諱揆字端卿始祖浚儀令鐸

唐末入蜀家眉之武陽曾大父賢良公諱希甫大父沂熙寧間經學教授捷為因為捷為人父植右承事郎累贈右朝散大夫君宣和初以博士宋齊愈挈之之入太學補中舍與趙雍姚孝寧熊彦詩王晞亮孫汝翌為同舍生諸博士如孫逢者傾遲公以為上庠之重未幾以春秋科登建炎二年進士第任彭州司户參軍試中學官潼川府教授以十策干樞密張公浚奏差榮州軍事推官再除成都府學教授循左文林郎以舉員改宣教郎通判瀘州轉左奉議郎丁父大夫公憂服除轉左承議郎通判成都軍府除知昌州未赴丁母夫人憂轉左朝奉郎知資州覃恩轉左朝請郎感疾致其事以卒年六十一卒以隆興二年某月日葬以乾道五年某月日初娶黄氏給事公哲之女先卒再娶王氏左中奉大夫咸之孫五子長師契從政郎次師稷師夔師望師岳三女長適將仕郎何震次適承直郎張仲堅次適承直郎王子然公為政一切以推行所學為本崇大禮畧細故

愛民惜物為務所至有能稱崇學校以養士蓄帑廩以足兵敦儉約以革浮用清靜以矯俗抗益瀘兩帥之横則義動於色而有貳郡之礼革資中擾政之弊則權出於一而得專城之舉自筮仕至老不衰其有志永齊見於事功亦一世奇傑之氣終不没也文集五十卷通鑑發揮十卷春秋外傳十卷尚書外傳五卷史評二卷雜誌三卷佛心印三卷藏於家公疾革屬其子必欲得石銘銘曰程眉聞家如蜀之文有來犍為山之一雲雲有五色孕為斯文不亟以徐厥用將大指我如風所觸無礙文之用含開天成敗浩乎廓然有志永齋是碌碌者吾文曷施著書滿家則已菑後將獲之以永銘詩

先君墓誌銘

惟李氏諱芝蘭者吾世所本也本而上之係唐蔣王諱惲葢四世本而下之六世無聞其無聞者葢隱也或曰無大事業史逸之石聞諸曾大父行曰家本古雍得一坊五公入蜀諱廷賛唐宋五季官資之銀山縣吾族别

者自銀山始也銀山生二子曰玄易墓在何胡壩今為何胡壩李曰玄詔卒於我宋之康定墓距州東北高埡今為北門李祖生惟素惟素生旦生仲舒娶張氏氏錢氏錢氏於府君為祖考妣生三子長諱佐娶王氏於府君為考妣府君幼孤幹度夙成奉孀母與女弟居惟孝惟友祖考妣老矣惸苦赤立難於色養而家緩急身任以濟篤人所不堪地則安之雖阨於遇貧以老無恨也幼學不推於用乃蘊積以厚其子亦不肖不孝不能媚時速科第歸悅其親俾其親終老無食寧息然府君慈於子終不鄙謂子為弗能父子啜菽飲水廓然也一日命其子以酒曰飲斯吾為父不汝負矣勉旃呼具洗易服誦觀音名危坐沒紹興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七諱某字某娶蹇氏先十九年卒再室杜氏四男子石占召谷女四人孫男七人十六年正月十八日葬盤石縣北五里先域也卜告縣曰坤阜衍宅塍水壬入乙主辛客伏壤如日壙中丈五尺有畸土若丹止焉窆

之嗚呼人子忍沽其親之美哉先君子於書藝多通清謹混俗陰若有所封殖以待其生弃諸孤日家無夙儲鄉之君子其必有知之人未必知之知之者天也雖然死生禍福天得以權之矣先君子勤於生以不獲下壽痛哉觀堂劉望之作碣以發幽潛不肖子石忍死銜痛序卒葬大槩銘之銘曰我隴西李不掩厥先六世不譜別於銀山來隱北門莫名其賢惟考君子惸苦克立孝友清靜董然成習利委於路人趨以急我則有子去而而不屑子何能為堅信曰類天之於人而豈終否祖考府君水複山深三世幽宅來者可尋言誰信諸有刻墓陰

穆承奉墓誌銘

惟國家靖康用兵以來急於邊餉許人以輸邊補官與理選限士有艱於科舉每指為捷徑往往階此躋顯仕而不以一進之為汚國中之士往往各挾所有折而從之銓選益廣品流益雜間有仕不得試試不得盡如吾

文穆深之其人也深之幼負奇志舉九經童子至京師會科罷西歸專意礼學與弟湘俱有名場屋累舉不售尋以邊勞補廸功郎鎖闈是歲果以周礼為運司首選既下第會張魏公宣撫四川深之挾文謁轅門為所稱賞辟綿州司理參軍又辟劒州某縣主簿欲要致墓屬會罷司不果又從總領待制趙公辟撥發舡運深之蹭蹬州縣乃嘆曰吾書生假此求仕況仕本為貧吾不屑此忍鬱鬱向來下第習氣乎襭衣冠隱焉俄以恩轉承奉郎牙緋致仕士論高之世豪於貲至所自處如寒儒士與之交不厭深之藏書萬卷博學喜讀書好議論性理通貫二氏多藏法書名畫奇玩動至數千又有園亭甲乙勝處持是以交四方名輩人知深之儒者不知其富也如提刑馮時行當可侍講程敦厚子山皆其素交虞雍公入蜀聞其隱退辟深之子為屬欲因致之深之以老辭雍公曰達人也姓穆氏世為彭望族諱某字某年六十九卒以淳熙元年正月己亥葬以二年三月丙

戍域某縣山原深之孝友治家可法喜施不妄予每公私借貸率為彭豪倡州縣賴以濟多得往來賓客之譽余倅彭與深之游日說學哦詩炷香啜茶出所藏縑緗評第高下真贋歷環堵觀明窓棐几所居澹如也彭堰務本民私自出力至以水利致訟熙寧以來乃始委官督部民倚官多出緡募夫歲夫不集益調春夫余改令民出米飯夫尅以歲前一月辦事食水家與胥曹利於裒掠與春夫之再起爭沮其說獨深之贊余說倡諸家出米至是省三十萬夫而春夫不復起矣深之嘗欲俾予書之未果故併叙其末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三子曰某曰璋曰嶼某後數月以毀卒祔葬二女長適修職郎景大同次適從政郎雍壽寧孫二人紹孫重孫深之臨死屬其子璋嶼曰當得方舟子銘吾葬且嶼游學吾門友人蘇楠於狀前聞其語助其請甚力銘曰四楠堂上炷香瀹茗誰賓誰主練江分流遶於花竹樂此春墓嗚呼桑下之嗟樹下之踞吾不欣戚於其毀譽盍變

而藏銘以為固

忠州文學趙君墓誌銘

趙君諱樗年字難老一字子壽世為蒙陽大姓其先名驤者以臥龍賦擅名朝廷復詞賦科人猶指為臥龍趙氏父子世習此科時出其長以傾蜀士輩學者亦樂從君父子求指教為場屋繩墨君之父録事叅軍以是登科君亦以是為鄉首選尤長於春秋其説破凡例得注以尊聖人之經嘗曰優柔饜飫用心如是足矣四薦該免恩敕補忠州文學以卒士論屈之以君負有用之學而跼於程度之文挾可施之才而躓於寂寞不試之地至其窮性命蹈仁義孝友温裕浩然宜心於道而廓然達識於萬一不以榮辱得失累所守乃反不逮下壽豈天所以畀君者自有理而君所以自取者庸彼易此而相為乘除乎年五十五卒以紹興三十年五月葬以朝道二年四月某日墓在某地曾祖某祖某父某漢州録事叅軍娶王氏賢良之孫女二子恕愿四女皆適士人

石曾識録事叅軍因得交君為文字之友時席公益典成都范公塤鮮于公翰為漕君父子與二漕中表親游諸公間甚得俊譽席公稱其文李寘欲館致之不能石來官成都則君皤然鬢矣自號廣莫野人且曰幾與故舊相忘況懐刺他謁乎家藏千卷書自丹鉛鈎提至老不衰精於古律詩多奇語至其他文皆有法成集藏於家恕以春秋世傳其學銘曰草衣提贄何必徑三年奏篇士莫聘酬未當價夫何病脫然幽棲見天性廉江東逝圭璧瑩皐如填如銘所敬

趙郡王墓誌銘

仰惟太宗皇帝顧念幽燕靈夏皆我舊民淪於羌狄思有以羈靡之適夏人繼捧納地來歸因賜姓得升屬籍賜名保吉保忠至於西邊能自拔於羌落皆得援保忠故事此趙君亦得賜姓名用此例也一日君之子威州兵馬監押趙某以狀來告曰吾父死朝廷遣中使宣諭給錢百萬以葬父子兄弟世蒙國恩外固可畧而内不

可無書則按君狀云君之先出姜姓春秋為陸渾漢為鄯善唐為吐蕃牙帳在金城為西平郡魏為鄯州隋仍為西平郡皇朝為西寧州君世寧州君之世在本朝者為温希結生二子曰温希錫勒君曾祖曰冒勒斯賚祥祥符間求内屬莽為沁首領受寧遠大將軍以敗元昊功（加河）如何西節度使生三子董戩檢校工部尚書瞎戩英宗時襲爵莽沁公賜推誠順化功臣元豐中封威武郡王夏人許割地以畀且問之不從神宗朝獻圖夏人之策詔褒其忠其子默正獻洮河二州地賜姓名趙思忠是也贈洮岷軍節度留後其子懷義元豐八年以蘭州進討功加左藏庫副使祖曰温錫沁元豐中以圖果莊功遷瓜州團練使考曰錫巴袞元祐六年亦以果莊功為勝州刺史賜姓名法温封西平王以子恩屢封安康王君舊名尼瑪丹怎宣和間以其世有之地至西海内屬請賜於朝賜姓趙姓名懷恩授武功大夫留京師欽宗即位加右武大夫思州觀察夏人合諸羌犯西寧王

師久不利有旨令君往喻禍福降者數萬計光堯壽聖
皇帝登極封隴右郡王加食邑先是君之母兄隆咱爾
獻土賜姓名趙懷德大觀初以招降藏希卜得功遷雄
武軍節度使死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化郡王至是金人
犯陜其子忠順專兵河外全家與金人戰死君迸岷州
山間烏珠訪君所在曰若歸我亟谷以西可得也君曰
我世受南朝厚恩義不負宋烏珠以兵脅而追之君遁
走二丈溝間君泣曰我不負國死此命乎馬一躍獲免
宣撫張公浚即以君節義表於朝廷留主管隨軍機宜
朝廷以君不從偽命備見忠節除熙州觀察使都總領
河南兵將紹興初有旨居成都朝議欲收復熙河制置
席公某宣撫吳公某薦以招撫以和議寢之二十三年
改鄜州觀察使仍隴右郡王加食邑二十七年充成都
府路兵馬鈐轄三任九年前後食邑至三千一百戶實
封三百戶君精騎射馬上盤兩石弓的不虛發雖起邊
羌世陶中國冠帶禮義而資忠孝故惓惓臣節雖迫以

九死莫屈也先是君之造朝也賜對便殿嶽宗問疆場場安否狀君曰獨苦童貫擾邉生事時毋本兵柄意務恢拓百計撫存禮意因結君以傾諸羌以張大邉勢雖陽與唯諾而内沈鷙不變宦者楊戩至秦君謗訕大臣欲徙逐之故異日訓詞有抑於權臣之語君憤夏人以本朝改為世仇必欲佐恢復以償夙恨宣撫張公得之置之腹心以所服戎服金帶贈之紹興間敵揚聲一出南山一出虛秦以疑我師君白吴玠以盧甘道寒不可行決犯成鳳不若重屯成鳳扼褒叙已而敵犯和尚原以敗玠奏君料敵之功君力辭敵再和君謂和議決不久不若先事制勝為永利時相方大主和議有告君之外臺觀望以君搖撼誕謾生事械致君獄賴尚書張某保全已而言者伏辜君自此絶口不言兵而專意於浮屠竺乾之書矣會完顔亮渝盟議者服君先見偶三路路捷至君酌酒自賀曰太平可待王師駐順德不進敵屯鳳翔川邉搖動制置使王公剛中訪君以近事君閑

目不答強之君不得已曰始併力鳳翔則五路不必下今我師已老鳳翔之屯甚堅非我之利可知所得賜賚前後散施事佛給貧餘則奉賓道塗無虛日有不願於君者曰是羌兒種習結客將何為且縻高官厚俸安用欲稍裁制減削至誣以獄乃憤憤卒卒以某年某月葬以某年某月年若干娶包氏馬氏楊先卒再娶馬氏王氏皆封碩人三子長曰某東義郎叙州兵馬監押次安國成忠郎皆先卒次寧國敦武郎威州兵馬都監二女長適忠翊郎黃師閔次適忠翊郎王褒孫九人康朝忠翊郎慶朝昌朝顯朝皆成忠郎拱朝光翊朝朝皆該奏未出官世朝熙朝早卒孫女長適成忠郎王延章早卒次適王珏二人在室竊謂禹貢之法叙也春秋始而地中而人終而子有進無退無絶法也國家務復境土而嘉君之世其有感於君之死而給復其窀穸事甚寵石宜侈其書不得辭銘曰國之用材初不擇地金玉珠貝以遠而致一善或進有縻其類我德無疆爾世不墜其

自伊何神鑒在天其來伊何有土有田豈利爾私馮類而遷舊壤吾民一視同然材不棄遐武諝惟傑陶染一新冠帶就列我豈爾徒誰則猖獗閭門死事有全其節奕奕其民滔滔其源籍國之屬父子弟昆爵秩惟王義大爾門既華厥躬凡百子孫惟孝惟忠其漸未止天心雨露南北赤子跬武歸疆如隗之始誰刋吾語以告諸史

孝廉先生墓誌銘

孝廉先生者吾鄉錢造父也鄉人私先生故以名孝廉國舉也以私故冒所國於士以有二者之寔名下彰雖私猶國也得以所舉為稱先生有懷不耀業詩書求一官不見試悠然自足田舍雖六萬粟義所不顧何愛於名而為是翦翦葢國之人私先生也朝廷許歲舉孝廉未有的出應此選或者名未揭於公卿鄉曲清議已竊指其如羊頭馬脯至先生則曰某事孝某事廉若干條撫實可名是宜舉不謬頃歲李公璟制置四川首以先

生應選先生憮然曰孝者不違親以狗禄廉者不輕生以貪糈使吾蒙其名而敗其寔可乎識者高之年六十二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杜氏三子某某某一女適鄉貢某有文集四十卷藏於家許下劉子望之與先生交游其舉孝廉之詞曰孝友之行著見頗多狷潔之姿一毫不茍劉子以文信於蜀人重劉子之詞於先生也又加重焉銘曰士寔考素名從而榮世或溷之雜其渭涇嗟嗟孝廉忍避此名列此窆詞百世儀刑

樂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才字子美姓樂氏系出微子後宋公子樂以名為氏十一代祖山通禦張林叛以功授資州別駕因家於資其處蜀處卭皆其支也始日蜀之樂侯名夏者來典資訪資族與通譜得先生兄弟二人方少年秀於經業因館之使與其子弟學號大小樂君以鄉諸生出入禮法自持人不知其為守族子也故私謁不得入而以

守益器其為人曰是足為吾子弟範矣未幾大樂君以
舍選貢因留辟雍久之解褐授官歸先生猶欝欝鄉校
士論稱屈嘆曰吾伯氏足任門戶責矣誠得挾卷山間
水涯以樂吾年不猶愈於得失榮辱以自累一試乎時先
生猶奉老府在堂甘旨伏臘僅給而老府君喜賓客好
散施為人子未嘗願望後日計奉其佚樂而佐其所未
未足公私辦治一髮不以累親心先是大樂君三游上
庠裹粮送迎皆老府君為之費大樂君不幸且屬諸子
曰吾既以學破家不得更希覬田業以為已分先生曰
吾義門兄不以非理乾沒且廉於自取吾忍使衆子長
貧無一籍手以奉祀吾兄乎故老府君身後所遺悉均
之衆子無留私所居營亭館水竹之勝對客觴豆笑談
手未嘗一日廢書教二子親授句讀而厚於擇師故二
子得以奉承儒素之業於今不墜也先生遂於書鄉曲
後生尚能言其指授以法焉年五十八卒實紹興癸酉
四月八日娶蹇氏後七年卒生二子夔進武校尉益將

仕郎三女長適錢某先卒次適蹇某季適蹇某孫男四人夔益以隆興二年十一月九日舉君之喪祔以蹇氏葬盤石縣之月山鄉乞銘以窆石與夔益道誼意愛不薄且皆蹇甥也每從諸舅行時節往來致禮輒泫泫不能視三頓首以感焉嗚呼其忍辭之其忍辭之銘曰借鋤不嗔矜然於百年之親紾臂得飽傲然於一日之老孝悌以刑儒門之清如樂氏子父子兄弟一褐空山足以為世授之榮盍固其藏風吾詩銘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七

宋　李石　撰

墓誌銘

雲巢子墓誌銘

雲巢子者故左奉議郎鄞縣府君之道號也雲巢子築室資之丹神山將隱焉不得已而仕仕不進行東南以辛卯九月己丑卒於湖州之舟中自繪像授學徒牟灼權後事以旅柩西泝適其子浩奏名東去與喪值謹具

卒日以訃至蜀卒之明年春也雲巢上有母兄柩未至以衣復屋上設位如平生妻子踐蓐袒括食粥如始死奉其像成服以訃告州太守守文侯紹奕為同年率州縣官朋舊者會哭親戚黨友會哭學徒匍匐百十會哭哀動里巷以雲巢為君子故愛之深哭之哀而莫知止則其母兄妻子至愛至痛又不知其如何可忘也耶雲巢初依其兄方舟子修古學學古文行古道學則曰孔習周顏孟習孔以習為學也文則典之嚴雅之正語如先秦不陋不華左氏戰國策以下不問也道則曰中庸心傳皇極大法帝王作者無過不及賢不肖所共由也二氏比吾道非不學特空耳喜談經性理淹貫視俗學浮剽曰此牧豎兒糞土語行丐可耳其用心與方舟子多同兄弟窘步進取然雲巢尤不屑故舍人趙公達謂曰吾薦方舟會當掖君俱升大監楊公朴上殿薦其學問被旨記姓名嘗以說干時相曰吳困於淫侈淮困於盜賊蜀困於窮匱時相韙其說取其盜賊論增兵戍守

皆其倡也史公浩招至第夜與隔壁語曰棄淮所得地人謂斯何答曰江淮版圖力戰得之尋棄之尚何言以書干蔣丞相奇其人嘆其議論可用丞相虞公允文殊有意曰以近制改秩當作邑姑還蜀超擢至矣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初筮左迪功郎廣都簿再任永川尉闕升左從政郎成都府路提刑司幹辦攝渠州學官皆有能名府委治路鬻會有以殺相誣者即縱去不問不肯以永川捕獲理賞曰寘人於死自利耶其為憲屬多平反以舉主制置王公剛中晁公武叅政王公之望提刑晁公公遡張公行成改左宣教郎轉左奉議郎知鄞縣服緋魚袋疾以卒年五十四娶何氏先卒再娶趙氏五子浩辛卯年正奏名圻鄉貢進士彝稟出繼弟唐後毅稟嵩稟皆篤學一女未笄孫男三人永孫提孫觀孫雲巢子姓李氏諱占字知來唐隱太子小字芝蘭之後大墓在簡平泉號軍井李家為望族曾祖仲舒祖祐父嗣宗贈右朝奉大夫先妣蹇贈安人蚤世今繼母太宜

人杜在堂尤所鍾愛安人之死三子一女方舟子未娶仲弟十六歲已娶雲巢九歲勾龍妹甫十歲病疳翳方舟子負妹挈弟以土瓦自炬火炊陳粟雜殯肝菊葉餉之獲愈每晨夕臨手按弟首髣髴毳毳垂肩穿縗執桐瞪目視母像見者垂涕先大夫手抄論語孝經命其兄為師教之甫冠何先生三捷授徒鄉舍婿之往依焉尋即返丹神山以一僕一狗自隨親荷耡種蒔時寄僧舍夜誦寺僧至誤聲曉鍾警之乃睡或時綴思行田舍至墜坑墜岸不省不喜食肉曰此脂障也壞道氣益昏睡耳然極貧昏嫁孤寡子女存立門戶典書質琴未嘗以貧為靳兄弟姊妹八人時節侍飲二老側義風煒然相後先今亡矣吾家豈復有此弟哉方舟子被丁丑召命雲巢落第西歸值於峽曰兄少貶詞色向俗即已再被已丑召命罪斥西歸雲巢方東下值於荆渚拜母兄外掩泣若欲訴輒止曰兄順受而已方舟子每念此哭慟欲絶臨死寄詩清婉以雲巢之桃李為祝訃至之一日

而吾漢孫死又五日而雲巢觀孫死皆奇童葬以乾道九年十二月庚午墓在丹神之左一里文集五十卷藏於家方舟子即石也扶淚為銘銘曰著書滿車雲山以為家風杉雨花寬褐以為華嗚呼巢豈真亡爾耶挽玉斗凌紫霞侍吾先君子杖履距丹神故棲不數步一卯之窆于于乎居居乎巢乎其樂無涯

小舟誌銘

小舟子名開字去非卒以淳熙三年三月十一日越除祥之一月乃克葬其子南幼貧力未任襄事父為子縗則葬之雖緩葬禮也其父為方舟子故開以小舟自號以明世學之傳初授以元祐諸公先天皇極以拒新說為專門其季父雲巢子教以先秦古書章句開因之擷菁華去秕稗一本聖人之正絢六經之詞以為之文尤深大易春秋能合傳注變化其文嚴而通深而明機杼宛然成一家法多不駮放不流如奔海之波如逸鞅之駟砥柱不能遏其勢掣電不能方其躅鋪張叙迷皇王

帝霸無一不具傲乎蔑然俗學間綽綽也俾得少施於用可涯哉幼習童子舉於書無不讀人有遺亡問之應口某書某卷行綴字此無一或差然亦苦怵心肺懆懆戚戚悱憤極矣天啓其悟而嗇其成亦極矣未冠應鄉舉輒居第一舉子多蹈襲其語攘臂場屋者往往怙黨中傷以幸其去引親避之又多甚之坐累四舉不利方舟子三召三逐小舟往返江湖風波患難同之方舟子西漕罷歸小舟又首薦避親析入南宮試又避妻黨嫌入別頭考官奇其文至謄誦擬置巍級有觀望庇其卷者終作末卷黜知舉憐之謀申理留以賢良科官之會知舉者出不果轉客諸公間雅為蘇公嵩所知會蘇遷臺臺端蜀士目語睽睽小舟懼還蜀尋侍行漢中感目疾三日喪明類有蠱之者醫者投凉劑胃損氣浮又誤服附子流汗如注猝以卒年四十二貧無衣以斂方舟僅辦一縑束其幹哀哉天資孝友不習邉幅退然若不勝衣其臨事鯁亮雷厲山壓不能奪其氣其所自期止此

耶小舟姓李出唐隱大子後諱文釋遷蜀簡池大墓在焉後官資之銀山為資人以父夢五色雲而生幼名麟兒小名正稟更名方或謂慕柳仲塗之文更名開非也曾祖佑祖嗣宗贈朝請大夫妣宜人蹇氏父朝請郎前尚書都官員外郎方舟也母何氏安人娶趙氏生三子山孫四歲而殤南孫九歲生臨安母蓐三日浴血擁以登舟乞艘婦乳飲歸蜀眉孫未晬不育四女長適彭州蘇謙次適從政郎王舟次許昏未行次幼未字竊聞之父昭子穆世適大小之別曰祖曰禰所由以分也石之祖為適長昭也先君朝請下逮不肖子石及孫開皆繼昭而立以別支庶開不幸死自今為五世遷適別無禰矣父母為元子報服執杖斬衰以明繼祖自出禮與法惟均惟石有繼母太宜人杜氏在堂年八十餘計年而除逼禫而葬禮與法之權也方舟子有不能盡文其痛者小舟所交所訓授俾其弟圓祥甲乙姓名可以傳小舟業不畔吾門者所著書若干卷籍之左方或訝其著

書太蚤惟中書舍人趙達品其文曰千聖下風正字劉望之曰可以世居德行堂矣李氏讀易堂望之為記銘曰曰朔曰洛曰蜀折衷堯舜六經誰師嗚呼小舟文在茲乎一慟永窆豈唯父子之私

右宣教郎李公墓誌銘

故承奉郎致仕皇贈右宣義郎李公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其子如晦叙父行實謁銘曰不孝不令既事而銘惟其傳之遠愈於活也請追銘資人李石與公家同出唐譜於如晦為布衣場屋交四十年為無服族弟兄則按公諱其字其文正公五世孫惟文正公再相太宗皇帝因上元召入親酌御罇以賜謂曰李卿可謂善人君子再相朕十年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嗚呼天之所與於善人君子世數所歷視先德積累則李氏子孫所籍於其先不薄而宣義公距公世未幾所得止此耶或曰宣義一官崎嶇不進所以昌其身而傳於後善人君子之根未艾在天之語如在耳也且學問自悟而

以詩文陶寫為樂道妙禪趣以調適性理至於投之閑散而不悶嬰以亂離而不苟安然有作者避世之風子孫猶恪謹靜退以篤於詩書術業用持其世永久以此較彼重輕又何如也為三舍優等進士竟以宰相張文忠公商英外孫遺澤補將仕郎非其本志初筮右廸功郎陜川刑曹以親當守蜀之合不復顧望已而陜右陷沒人服其先識丁父工部公憂服除歷任合州酒官長寧司理昌州司理廣安酒官潼川稅官雖簿書筦庫所至稱能其為酒官不肯以增羨理賞轉官曰網利斗筲非吾人也其為獄也不肯撓法以狥長吏意如長寧夷寇庫穆以歲饑擾境上長吏張皇以幸邉功曰夷亦吾民也竟以失出坐免官仁孝天性其侍工部公疾不解帶逮執喪至毀瘠丁母文昌張夫人憂感腹疾因親老加右承奉郎致仕竟以此疾不起年七十有四娶畢氏宰相士安之孫仲莊之女再娶孫氏一子如晦右承議郎資州僉書軍州事判官一女適進士柳庭芬孫男五

人爲譏各預薦書鼎震艮皆業儒孫女一人曾孫五人知佛書喜與其徒游自云所得於無盡公爲人室號無還居士有文集十卷有日録自紀日用動作曰不可書之事誓不可爲也成帙號毛頴日識曾祖某左中大夫贈左金紫光禄大夫祖某左朝議大夫贈金紫光禄大夫父某工部員外郎自文正公逮工部凡五世進士及第盛矣哉銘曰天之報人視其所施徐計其施待其自來惟文忠公昔施已大善人君子源源未艾惟宣義公既種而收是穗是蓑世克有秋隱乎仕乎濮巖小築銘翰其藏永綏後福

龐氏母墓誌銘

乾道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雙流李府君之配龐氏母卒先日母無疾且浴振衣洒掃中外叱避童僕若將有祭祀賓客之事既入闔戶頃之子孫省之已寂矣遠邇驚愴涕淚且嘆曰異哉此母化佛也生平學佛之功壽不及佛者才四歲至是効矣越五年其孫簡州推官嘉謀

以文述事代父將事君謁銘則答曰石亦聞女子之性自然與佛心會者凡三恤物愛人顰頻嗟戚者佛之慈嗇用約出自居非陋者佛之儉戶庭幄帟出入不妄跬步者佛之靜視他女子不習佛說於三者尚可髣髴況得漸次於其學以證性悟入如龐氏母乎始也夫為太學生悉力負荷家責能使之堅意進取不惰不復顧慮其私絡也夫蚤世二十三年自以未亡人糾織補綴輯睦應對俾李門儒業有盛不衰茲亦三者自然之得至於慈而能決儉而能施靜而能應有達於佛氏之權者非已一毛不肯取予無辜蚍蜉性命不忍踐躒乃自謂頭目髓腦毅然可舍了了至死不亂雖烈丈夫不及也享年七十七一子將仕郎大年五女長適左通直郎致仕費振次適進士韓紳次適忠訓郎趙伯誠次適武翼郎夏永次適進士張振內外孫若干人乙酉進士榜內外孫四人奏明拜堂下母曉之曰先世之積無以一得自驕而中輟爾學以某年某月合祔李府君諱某之兆

曾祖母祖某父某世儒嘉謀兄弟皆吾泮林舊徒銘曰
我居士家龐佛之派來相李門詩書未艾視他母柔其
毒如蠆銘窆諸幽肇悅之戒

田氏墓誌

惟我李氏在蜀出唐隱太子之裔太子曰芝蘭者其小
名譜之說云爾或曰吾公子入蜀眉遂公簡資其後也
吾家譜在資為孤族由太子以來世數與簡譜多合其
於他族未見有合者獨於恭僅有合焉恭之族文炳者
嘗從故正字劉夷叔故中書舍人趙莊叔游因二友得
交其人援譜叙世數於文炳為兄弟行後過恭以子姪
禮拜其親於堂如無服叔父母恭距資千里兩家老穉
安否之問無歲不通以文炳故驩然也丁丑石東下至
恭炳父死母病文炳遂出不及面唁之已卯冬被罪泝
流過恭問訊欲致敬如前日文炳辭以母病增劇足不
能良行須扶掖乃出且竊竊憂之又一年則以訃至葢
隆興改元之七月某日也文炳母姓田氏諱某字某為

故李府君某之妻為弟三妻祖氏先嘗為本州教授某之子名勸者以學行為丞相無盡居士深知以文字獲交於山谷老人嗚呼所鍾於田氏詩書義訓甚厚其所施惠於李氏之門相其良人而教其子再世父子為名進士藹然可知也年七十九卒通六經子史諸書晚讀佛書於姓理自能悟入預告其子以死日至日危坐不亂如浮屠之教二子長曰文蔚次曰文炳其出也二女皆嫁士人葬以二年某月日於州之某山祔李府君墓嗚呼文炳足以自吐其危苦痛切以文其母之葬遽詞而請焉姑為叙其大概而納諸壙為誌

蘇茂母穆氏墓誌銘

某者鄉貢進士蘇某之妻府學生蘇茂蘇葵之母也始茂葵來成都學官欲從隴西李石為學且言父與其母穆遣之之意答以西蜀學之盛西蜀之士食於學官歲無慮千輩彭之為州距成都不能兩舍止有四人入學彭豈無士可來乎或曰彭士温飽易足苟可以自用不

急於師友者皆閉門坐守以須其成今二蘇子獨翩然以來亦可以卜其父兄矣未幾日不告而去繼以其母訃者且告葬期謁銘始以其人往來之遽靳之不即答二蘇子復及門拜跽以請益勤不懈且曰無以自贖其不孝不學之罪至三請如禮按穆氏世為彭望族來嬪詩書之家相其夫為士不卒成又教其二子求師游學未効而卒是可書也婦姓吝嗇筭數及鄰里之雞犬而衰取至農佃之鋤犂獨能推財於蘇氏父子為義舉待於四方賓客至其門者具膳而不薄意誠而不吝又以其餘及釋老二教穀米金帛丹碧土木如布施法無算是又可書也年若干卒以隆興元年某月越明年冬十月葬子男二人即茂葵也茂官承信郎兄弟業進士益力銘曰夫射不雋婦愠見眉折筐向子笑而含飴反是二者槃帨書詩甚樂而毅有嚴以慈再世之種爾獲不遲銘以俟之信其窆期

曹氏令人墓誌銘

吾友薛仲邕以書抵隴西李石曰母死請銘其葬且仲邕不孝有大恨三向奉母出蜀官都下未幾以論事忤執政意坐斥海嶠相抱持泣國門謂母子死生永決凡八年隅晨昏省侍於蜀此其一恨今天子作新洗濯例蒙恩霈放還俾承郡廣漢便親以養沂峽數日見母面且喜且愕如夢寐中不旬日母死不得板輿一日之養此其二恨謬以朝籍談封母為太令人告下距母死才數日跪奠捧哭欲絶無以自達於深泉此其三恨且筮日既廹守草土至以書往一不得請再再不得請三餘生支持誓死不以勢改圖他門必得銘則按所編次太令人姓曹氏諱某字某武惠王彬之四世孫譜系先芬皆載國史曾祖某榮州刺史贈儀同三司吴王祖某任左藏庫使贈左衛大將軍考任節度使持衛馬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令人年十九歸為工部郎中薛雅州之配工部喜功名練邉務其知邠陽以一邑抗賊鋒入蜀從軍為重客以智術韜畧自任而令人贊其決其居官

臨民御下持法遇事明敏以嚴而令人佐其怒工部喜客其游多四方名士潔籩豆豐肴核以具須其往來至於投閑居官蓋如一日未嘗以闕急為解而應其倉卒之用令人蓋以儉贊其廉而以儲蓄副其求也子男二人仲邕仲侃女三人年六十八以卒乾道二年四月日殯於簡州陽安寓居之子舍越九月日葬於州之某鄉附工部公之墓方工部公閑居資州七年築堂名餘閑資州守程揆為之記其以文字友往來者亦堂中舊客與仲邕相處二十年於令人有升堂一拜之敬銘曰易以易簡配於至德惟薛惟曹相匹以國有歸其宜其德之克柔閑叔順服是壺則凡百儉易一惟厥心自梁而蜀由蜀以南萬里中外安於織袵中道孤嫠摧肩日深來歸板輿色養且旨此意自天一見以喜如夢而覺秩命委已我銘其幽凡百有子

范孺人墓誌銘

孫人范氏詣某氏某吾友范廷傑之妻鄉貢進士子有

之母也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隴西李石久游范氏門逮三仕官成都與廷傑父子道誼相處往來如骨肉不翅休日之范氏廷傑伯仲同居異爨環堵尋丈地戶牖几案書籍圖史盡在其屏障闈奥肅然嚴君所治盥帨掃灑炷香一室茗果酒肴為客歡子弟問難學問文章侍立無敢譁雖廷傑亦若懔懔縮頸畏忌無敢忽問之廷傑則曰吾內子某君竊聽賓主語久之以某條為是某條為非且俾子有輩識之其賢如此年年若干葬成都某縣曾祖某祖某父某廷傑名仲寶子二人子有子奕皆佳士范為蜀名門衣冠禮法人所矚目家無貧富守以詩書仕無窮達特以禮法故其羣從男女相與處睦如也僕隸臧獲相與言欣如也一有為非則競攻之必悛悔乃已嗚呼為婦為母如孺人者可無愧乎惜矣廷傑父子累薦送未得官孺人不得食夫子之祿而隘其所施今未艾也宜為銘銘曰石頃再過成都見范老子者白鬚學道安坐如禪人兩郎子者文益工

行日進身日貧悵念往昔則孺人所以相其夫子者無愧名門後將大之銘其存之

杜氏太孺人墓誌銘

許下劉望之夷叔與石善夷叔曰鄉兄陳堯文才而文今且官西鄉信夷叔久則有意交陳亦久既謁入相與剌剌說汝潁間元祐諸公之美頗怪令之士不盡如律其廉靜而學聞見有自矣一日以狀辱焉曰吾母將窆事次誰宜銘答以交友則夷叔可諉會夷叔有官事石敢自外狀書杜氏太孺人諱某字某世為鄢陵大姓昭憲皇太后族子也曾大父之諱闕書父某朝散郎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與承相張商英為文字友以承相呂大防薦累持節為時名宿孺人幼嫻義訓落落有林下簡靜風氣幼不茹葷妙涉理悟讀佛書笄年歸宣教公蚤卒誓志有撫二子為師慈而以儉儀其家其子克立年六十六卒以紹興十三年五月六日子男二人炳右修職郎煥右通直郎簽書資州軍州事判官廳

公事以煥陞朝封太孺人孫男若干人越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葬昌州大足縣陵山鄉華刃山下銘曰惟鄂陵杜去天尺五閨中詩書幼聽其父來歸兩髦矢志忘苦手撫二雛一天其母人子之親誰其不慈儀儀母尊以慈為師其慈如春不病以滋視而子才可知壺奠佛書齋心妙悟此理大化六十何者生死其引虞殯此鄉故里鐫詩幽宮以風女美

故宜人薛氏墓誌銘

宜人薛氏者故曾右朝散大夫楊公之配今榮州使君之母也年六十一卒以紹興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葬以是年九月庚申既葬使君以書告曰母氏窀穸事向者貧取具卒哭不忍廢禮越日月以何暹狀刻諸壙以葬未銘請待至今不輕屬他庶幾母子存忘心吾子何為銘石於使君有門人之敬且春秋於法追書無嫌則按狀云宜人諱某字某甫笄歸大夫公事曾王母以及舅姑以孝於叔仲妯娌敬愛以睦相其夫以靖順潔巾帨

以奉兩堂之饋祀空奩資以公一門之婚嫁至賓俎僕飯皆身親之至以母道臨其子左右大夫公之意雖不出閨壼儀然母師之道矣以子通籍贈孺人再贈安人又贈宜人皆以子及其父而以夫及其婦恩秩之序禮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世嘉州人生三子曰某具官曰某曰某二女長適勾龍廷俊次適魏萬四孫某等墓在龍游縣之漢川鄉祔祖域也竊謂一婦澤被三世否則反是且男子行四方更得察父哲兄法家佛士以成其患難悱憤至吶吶婦人間宜得一恭儉禮法者為之對否則妬險賊悍以禍其良以敗其子者豈唯三世葢足踐竈突而不知義訓者何翅比比然也且薛楊兩族為世儒者宜人生長儒門不獨女訓於經傳子史以及子美樂天東坡語皆成誦婉約之賓而以禮法為之文悟入之性而以釋老為之輔其所習遠矣哉其言曰家人利女正而繼之以睽者以二女同居不相得嚴君御家而先以女正一有不正則二女之同居者為之間

雖嚴君亦睽且敗矣吾特表其言為世婦訓銘曰蔓附修幹頎然質其長也莠雜嘉穀叢然傾其良也二者之澤成敗存亡也蜀固有薛而亦無他楊也秩命之渥追而碣之永永以護其藏也

錢氏太孺人墓誌銘

牛鞞漢邑治在今東津其對瀕江為佛頭山重崖複谷林樹茂密相接睽舟行江心望之欝然一螺與煙雲俱青者佛頭也佛頭近有燕王墓僧寺與坭皆以燕王名不知自何代往往於其地得漢瘞錢與漢銅器意其跨深負險耕鑿漁樵殆附邑曠古一聚落如高人幽子隱遁之居其居僅數十家半勾龍氏錢氏二族世世相婚嫁不絕皆資族之望者二家之老坐治生事了賦輸少壯者出從師游學未嘗謁公府履城市其閨門禮法族黨風義敦文以蓄用尚德而寡怨申申然儒素樸厚登薦書齒仕版相望蓋其闢館致餼於往來賓客自廣於聞見濡染厥有自也二族子弟從隴西李石為學問文

章不少勾龍氏子惠夫者以狀告其母葬日且謁銘按狀云母姓錢氏諱某即三舍進士穉之妻而惠夫母也穉以舍法恩當補官不就惠夫舉進士甚力父子以儒相世為善士則其婦順母慈道可知矣石以惠夫故且吾祖錢甥也自庚午迄丁丑艤舟一再訪其居因升堂致先世之敬對客諄諄一語不及他唯說教子圖功名進士凜如嚴父師燈火下諸子諸婦環侍煜然珠翠繢繡中鶴髮柴立者時呻吟以病辭於酒食杯盤間未幾果卒享年六十七二子長立夫惠夫次也孫五人淵浚溥浩渾皆業儒卒以紹興三十年三月一日葬以隆興元年十二月九日以立夫婦錢祔葬歸化鄉山原銘曰

余訪勾龍氏翁媼對客舉酒諸郎爭推挽出帷帟立侍誦詩賦數僮者間吹笛擊鼓堂下以為客懽別今幾年老勾龍君白首悼亡其子亦嗚嗚哭母欣慨死生有異於前嗟夫人子所以塞責於九原者良難曷亦念母在日之言請銘諸幽有勒其鐫

清僧母葬誌

佛者清葬其親或謂不髮何以括不拜何以踊割愛於親何以子不子何以葬不成喪是清以所賤葬其親而吾儒諱言之李石曰是無嫌於葬也清母死昆弟亦死諸孫承重有不任喪責於親非路人泚然汗面則請以佛徒事以儒其親之喪且清辭生母走東南學佛至多與吾儒游今秘監劉子自會稽遣來都下問道於李子李子以博士報罷與俱西還清曰心動矣母其憂乎至則母卒俾吾書其壙李子姑以所宜葬者慰清意而書其碑之陰

皇甫孺人墓誌

黄瓌母死行九折坂以來泣告葬日於黎太守李石曰忍忘諸石向掌蜀學瓌與兄琮琮二子壬仲壬叔皆隸學弟子員至千餘春熇疫同舍畏厲鬼不肯視病石日視病琮以儒補學醫生早暮調藥不廢手而瓌為學糾兄弟日左右學官謹出入不捨士子怙衆競黨瓌挺身

指遏遭詆毀擊觸則泣曰忍以此身犯羣嚚貽八十母憂瓌與壬仲壬叔同壬午薦書人謂一門三秀所施力於學校之報琮病瀕死石嘗親至其狀視藥飲死則哭之葬則許銘之以示於其父子兄弟不忘其忍忘瓌母姓皇甫氏雙流人諱某字某歸黄君諱某為繼室先娶程生琮甫幼程卒母撫愛琮多於瓌門戶賔客以饋以祀至屈力以佐其良雖簪珥不靳瓌家素貧課生徒朱墨以養每每與學官會食輟甘惜珍包去遺母瓌食頃尚念此苦痛凡兩被薦一第遲入手以孤其滫瀡所急石亦人子也忍更孤瓌念母之勤卒以年月日葬以年日月享年八十一壞有子仲卿亦泮林高第未娶先卒今生子未名瓌年五十以知命名是為皇甫母嫡孫知榮德呂紹謩狀其事為詳石姑書納壙中為誌

袁氏墓誌銘

袁氏者故王夷仲之妻也夷仲卒不數月妻幾以毀卒唯一子知方負父母大戚一身恐不任日夕雪涕視喪

事卜兆域日月皆吉登門再拜起跪執書泣告隴西李石曰將合葬矣請銘若父若母難於二銘則為一銘石曰合葬非古其如一銘春秋書公及夫人與雙雙而俱來惡其詞之瀆也敢以不敏於二銘而厚人子責知方泣曰曷銘得禮雖然受賜豈惟知方銘曰表為舜裔系出於濮温江幾傳氏望西蜀黄裳暨洙曾昭祖穆玠則其父三世幽躅二十以歸配厥詩書唯孝唯謹有嚴舅姑饋祀賔客時節物須由閫以内有閑不踰曰彼有求人所緩急雖家所無猶當悉力尚且羸餘而色於德贊夫之良實婦之職告我妯娌人有弟兄如手如足同財共生豈無他人柔言易傾斥其私孺以燔以烹婦事有初雞鳴而盥薰香佛書梵唄齋旦先其藥醫計及薪爨僕媵走趨叙無敢亂一子女三子唯知方婚嫁云畢五孫成行五十有六齡曷不長淑静柔睦夫死繼亡辛巳二月丁未金母是其卒日葬以壬午蜡臘將除甲子乃舉有銘其鄉沉犀在浦

蔡氏母墓誌

蔡氏母者彭士童君貺母也君貺自彭走資五百里告隴西李石曰母死窆穴筮日得吉將有事於窀穸不孝子庶幾焉乃拜跪飲淚呜呜若含哽徐申言之曰必得文且吾父託讀書閣記以傳今閣有遺事請併書之吾父向作閣母有疾病異人過之曰可就某地吉婦當愈且饗其世母贊之屋於練江雪峯多收書以扞其閣而寄其神明於粹美空濶以怡怡於家人母臨死執君貺子曰吾子勉卒汝父志此閣此書足饗汝子孫為宦學功名閣中當有劒氣出斗牛間可驗君貺感念吾母平生言不學不文死且有罪不自贖出所自編次曰母姓蔡氏世彭望族為童隱君之配齋於其室蘋藻修潔嬪於其家盡姑舅之孝睦於其良為詩書之助靜順淑柔惟慈惟敬不娟忌於媵僕諸御而惠施於里鄰族黨無他苦惱一日呼子婦膝下謂猶子雍允婦曰而善歌歌以送我以卒以其年月葬於隱君墓南五步年七十九

一子君貺孫三人敬為特書塞君貺千百哀祈俾歸刻
壙中為誌仍列其事於閣記之陰

祭文

祭凌竹溪文

維連司馬之淑胤兮挺竹溪而炳靈亶靈襟之春融兮
系詩禮於延平克勤儉以自裕兮衍雲仍之相馨羌造
端於閨房兮藹賓敬之典刑伊倡予其和汝兮爰相尊
而家成嗚呼大化之迴斡兮每屈伸之相乘慨任運而
履常兮見天地之常經駕靈輀於霜風兮翩雙旐之盈
盈閟雙璧於真宅兮愴大夜之不晨蹇烟連於肺腑兮
余何以為情陳祖奠於道周兮有淚如傾庶精爽之歧
然兮尚其來歆

祭趙莊叔舍人文

與尊府公同壻何氏我則於公輩行道義五年之長情
好兄弟唱名楓宸誰後誰先彼此歲寒豈唯官聯公則
鼎貴昇於詞垣嗟我而收曰此公舉三人偕升獨我誰

主中道聞訃不及一語我留上庠送公柩歸牙立無素顧念以悲我則不才有負所期罪斥西還視公在殯母老婦娶稚子前引入門非昔哭則不忍嗚呼哀哉元祐絶派炳然蜀文誰其自之用以得君所施幾何負志莫伸人知貴公生死今昔我則不然感念如一豈唯其私為天下惜

祭王錫祉制幹文

錫祉之禍天假手河伯以逞此毒耶何至上累厥親下不遺育也一母三子并生獨内子幸脫天欲俾之尚有覬于世絶而復續耶不然傳家著書有文幾束祭誰主而葬誰卜也嗚呼哀哉耿耿負義謂可蹈海至所狎玩于三十仞者獨不能以一葦託宿乎舉頭夾山有異楚蜀交游永已錯愕痛恨寓奠以去有未可盡其哭者嗚呼哀哉

祭范和仲運使文

蘇范世好兄弟雍睦靖康禍變自許歸蜀存者幾人晨

星孤鶩唯我女弟殯公則歸十餘年間謂才是依公止此耶子孤婦娶嗚呼哀哉石祿春官公亦抗節去國忝郡引囑鄉樾公來涪上申叙何濶既嗟以喜謂我有得我亦期公相視華髮一辭坐阻竟此永訣嗚呼哀哉器業自期逸軌屢柅泛舟之役渠寧得已江州乍濟訃音駭耳寓奠以哭老淚如洗

祭舅氏文

石官上庠距蜀萬里念我外氏舅存今幾時因家書訊及以喜庶幾再見別語在耳三年來歸隣牆易徒誰衾誰棺貧甚衆子嗚呼哀哉幽幽深泉痛溢心髓我祿可將此味誰旨嗟我舅氏不待永已迎我笑言訪我步履恕髯目張醉語中理今失舅師來拊筵几尚飲此卮血淚如洗

祭雲巢子文

吾與君生艱于至親一痛且忍驀如路塵隨風江湖嗟嘆甚貧敢輕其生以殞厥身嗚呼哀哉家則我躬食則

我力念親所自肯任憂責百死不計既竭爾力簞瓢可營一笑親色世之佗人誰不弟兄我曰朋友爾曰師生陋哉俗學蟫蠹聖經曾不遺力一門長城嗚呼哀哉萬里東南往來參差再召再逐中途喜悲荆渚執手才得一詞念爾遠客誰藥誰醫嗚呼哀哉四人鴈行我獨將毋斷不可續手足斤斧隻影自憐弔此遲暮痛欲叫天茹不復吐嗚呼哀哉念爾定期我適官居孀妻拊棺羣兒泣吪雲巢之山桃李成株一奠遥訣宿草莫鋤嗚呼哀哉

祭程端卿使君文

念昔識君斯文云初自二蘇子曰交不踈捧腹笑談岸然魁梧青雲倚竣九軌之衢飛黄驊騮不縶而趨三十年間歲月寥闊君先我鳴一前一却我何敢望忍死溝壑晚得一官排擯留落去来萬里繫船送迎一夕之語今隔平生嗚呼哀哉我丞彭門若守我鄉夢寐見君數山相望憂時之論憤物之章如玉如金盈溢縑緗俄聞

訃音舉家倉皇嗚呼哀哉情相後先義均彼此文字之樂兩家父子恩意骨肉不替終始善類吾徒零落無幾嗚呼哀哉健於詞筆書成幾車幸哉有子亦可傳家翠岩深栖吐吞雲霞死生不隔月印泥沙哭淚欲枯老眼三巴

祭張子覺文

先生之喪兩紀于茲後豈無人顧憐以悲行路欲掩義則我師我則老矣不忘角羈奮然其家告我窆期禮既不廢緩則可進後猶義之天或未衰嗚呼哀哉我欲臨穴吏書繫縻夢相如昨奠以寓詞嗚呼哀哉

祭張氏姑文

先君弟兄同氣二人兩家往來分災恤貧式好無猶有嚴而親念昔襁褓惟姑之仁先考及妣相望去世所幸有姑恩愛未替姑老多病甘旨誰計我有微禄念念昌濟江湖西歸姑疾在牀省問及門拜姑于堂自云見汝不藥而良來官成都臨別淚浪到官一年俄以訃至心

喪自我制以恩意豈惟吾姑鉅痛所寄一奠遥訣重泉永閟嗚呼哀哉

祭陳氏婦文

三江陳氏以孝名門兒婦惟陳歸吾兒圓琅玕瑩秀擢自其根中外惟孝一無間言夙夜望汝元吾後昆嗚呼哀哉三任隨侍貧窮百艱饋祀隨宜俎實盤餐未嘗告匱諾曰有原櫛沐未明管鑰倡先僮奴畏愛睦睦以歡嗚呼哀哉吾典沉黎千里瘴烟諉汝吾母喜懼親年家未可將數日而遷臨別告病老稚潸然到黎聞汝寧親而奔自夏逢秋訃來蠻材嗚呼哀哉四子一女羽翼飛翩汝實親哭女成男田舟死秀州歸泝蜀船漢立聰慧汝所甚憐憶母至死母柩云遄唯羣泣哌血如迸泉自云衆子今唯一存老懷甚惡摧裂膺肝嗚呼哀哉汝死郎伯圓身恫瘝以姜繼汝汝後其蕃吉蠶惟卜昭穆新阡生死幻境祔以漢孫惟汝子母同歆一樽嗚呼哀哉

又

翁翁婆婆以庶羞之奠告於近故陳氏婦八十四孺人吾四月初别汝来守沉黎以汝之夫與汝二子行汝之病寒熱增減醫藥緩急不唯舅姑不及視而汝之夫與二子者亦復省問曠廢俾汝以死吾心痛恨有所不足嗚呼哀哉汝之死未知日辰而以嘉陽十叔書為信為汝携二子并嬭輩發哀如禮汝之夫與汝母汝弟以吾親老在堂若有所憚不敢以訃不知衣衾之陳柩殯之所齋祭之用得如禮否嗚呼哀哉汝今年生一子復喪一子於生者未必喜而於死者甚悲臨别見汝涕淚出肝吾心怪之且囑汝秋冬来官上日望汝佳不謂永已嗚呼哀哉吾二子二婦舅姑所恃以永此世汝又婉順孝敬吾許汝以終昌艾而止此夫遣人告汝殯致一齋以見舅姑哭汝痛汝之心汝二子川孫漢孫與乳母在此甚安當歸卜葬於李氏尚歆此危無怖無忽

祭簡姐文

知郡李博士宜人何氏抗孫娘等以清酌素羞告於趙

氏簡姐之靈汝妾於李氏歲逾二紀勞力巨細辛苦終始自吾以布衣立門戶汝則同其戚喜賓客慶弔出入綱紀有察有臨豈惟佐其饋祀久稽汝留為汝擇配間欲去而輒止付汝以後亦云有子自黎歸資跨數百里佗日葬汝法雲山下汝之幽潔長齋其終為佛法之依示不忘平生之義嗚呼哀哉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八

宋　李石　撰

雜著

古漁詞

楚江二負擔請濟于漁子求捷行約償未當漁子邀市不即濟二人解衣負擔亂流以去漁子不恤也作弔古漁詞其詞曰

古之漁兮命為漁而非漁今之兮利于于漁而跖徒來

人于險兮義惠有所不受因攫而獲兮虐乃甚于穿窬
楚岸倉皇兮人絶楚波杳渺兮日晡慘欲濟兮誰廹徒
使舟擊葦兮睨來者之于行路無數兮誰不緩急尚
有鄰里請而靳兮薄勞而重須石鑿人足兮淺不可揭
蛟饜人血兮深不可踰水生稜兮沙凍風作氣兮浪粗
凜凜兮白肉溜溜兮赤膚裸而負兮乍隱乍見亂中流
兮輕人命于鴨鳧虎吻雖利兮私有所愛胡彼忍兮甘
蟲類之不如昔人不惜引手以徇惻惻之義曷為邀數
錢之市亦陷為一世之愚爾鈞爾罟兮此多取而不汝
吝也朝魚暮魚兮足以廩厥家而肥爾拏此江之水兮
汝不盡之府小人之腹日酌幾何兮欲饜分外于有餘
茫茫大江兮雖非畏塗市于不競之野貨于無人之墟
豈楚俗之固然將古今之各殊漁乎漁乎尚恐有方來
問津解劍之丈夫也

巫山凝直仙人詞

沿峽岸以南征纜余舟兮水之湄蔓翠壁之無路捫星

虹兮為梯敞晨闔以肅步將款事于仙之詞延絳宮兮雲衢聳玉壇兮煙霏七華兮鳳羽五色兮翟褘穆婦質以要妙中有嚴兮坤儀子萬物兮氣母矧髮膚之或遺椒桂兮瀝芳蓋蘭兮飪潔君親兮危裹祇天地而有謁前導湘配兮萃靈指岷山而羣牧受職引蜀江而海音赴節山祇兮皇皇水恠兮帖帖雲乎雨乎開闔晦明於十二峯者誰得以強名也彼塗山毓聖自我委化而江渚思匹反質含情者非不敢亦不暇而乃凡夢是踐塵慮中熱慘不畏乎震霆以漫漫衆說者何人斯夏禹楚襄君兮殊世鬻能宋玉臣兮異德玉笈兮執瑞以佐治采章兮搞筆而蠱心人固分大小古今哉噓陽翕陰萬籟聲沉山頭喚鶴以笑以吟聽去來於環珮爾音者其仙乎歌曰鶴來兮霞開鶴去兮日浮天扉兮海闕玉龍兮金虬從萬妃兮以息以游風東西兮安流迷雲雨兮

我舟人福禄兮仙之休

放烏詞

歲庚午四月五日曉有烏自投於門視之則矢貫其腹及股拔其矢作文放之其詞曰

彼靈者烏兮伺凶以前民靈不自況兮以兆菑於厥身矢集爾目兮儁一中之為神机牙疾至兮豈意外之無因爾下啄兮敞閑野與水濱族黨匹妃兮號千萬而為羣反爾朝哺兮寧不饑於爾親翺翺不戒兮獨逢禍於未仁飲羽穴腹兮寄微命於逡巡乍翔乍止兮俄自下以闖門若訴予以急兮慘毛血於銛鏑矢可立去兮視痛迹之尤新一痛且忍兮免湯火之炮薰汝速去兮無謂言之莫聞世隘道險兮弋四面以畢陳向棲執鏃兮幸汝瞑於方曛十禽並饜兮會鳧鷖之不分爾其友鵰運於長風兮侶鴻冥於高雲學十步以飲啄兮隨九苞而屈伸彼主雖好兮胥謂爾惡朱火兆瑞兮有聖人作縱下土之不食行日中之可託

論釋奠儀注

昨日上丁釋奠為贊唱所悞於儀注多不合欲鉗口不吐恐諸生安於素習以為當然以失仍失以陋就陋無有已歲二仲之祀缺然不修輙為具行禮始終之失與陋者為諸生言之

一預日行事官以常服入省牲視饌以次分序立於廟門虛揖為容擊牲廟門外執事省牲告充然後入立殿下東序北面以次立點饌素稱在虛揖而退即齋居待事此致齋禮也今貴學乃視饌於殿西廡視牲於殿下且廟之中廷豈牲牢所繫萬一羊豕驚奔觸穢不知何以復行掃洒乎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常服陞殿視牲品滌濯供張乃監祭者之職預日事也至日則三獻官祭服結佩以俟質明今貴學乃於更衣之次唱云時至請行事又請執事者合入就位既已乃輙請初獻官常服陞視陳設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罍洗盥洗當在殿戶外東位西向執事以次立獻官以次就盥陞殿所謂陞殿者升歌作樂明與神接今乃以二洗陳殿之階阼之東序序出入升降之所也又有奏樂去處則既陞殿樂作矣始盥於樂作之後得無失時乎先聖以自盥而往有不欲觀今盥則失之不知何以為觀其失又甚於昔人矣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獻官各就位二贊唱則相對拱立虛揖而請既事復位不復虛揖公然相逐自陞殿虛殿虛行升降往復一遭然後再請亞獻每一獻官即虛行一遭如是者三飛翔衣袂如適私室此一節又不知用甚儀注

一三獻官畢獻則二贊唱者如上儀對揖於分奠十哲與兩序諸子分奠官之左右十哲官則云分奠十哲官東西序則云東西序以明禮之有升降也今乃不復對揖二贊唱一云請東序分奠官一云請西序分奠官不復為容如僕隸然既事不復導分奠官而還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酒樽所當在階阼上北面曰醴樽而三别之今乃入殿牖與俎豆雜陳於兩柱間不辨位置獻官至惝怳索摸乃得之又樽口小而勺大預酌以待爵至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祭器多寡有數先後有位列之側階之北簠簋為前登鉶次之籩豆又次之屈陳而下以南為上乃今先前設大案不復徹去如常日祭器混雜其位其數不復辨也又照饌用短燭乃今擎燭距地五六尺牲饌脯修獻官但知拜跪為謹目不復睹也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望瘞畢贊唱獻官復位之廟門行事官以序立如初至之儀贊唱者降徹饌闔户畢乃各退乃今望瘞畢即就易衣入學堂諸生者攘奪酒果肴肉喧呵入耳不復禁呵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受胙飲福當於阼階之東序西向所以貴神胙尊初獻明福祉冠禮亦用此位也今即贊合爵俎即降階於東廊下設位以罍洗之位而易受胙飲福之位此一節

不知用其儀注

右九節皆祀事之急而禮之大天下之所通用令典諸生皆失之其瑣細不較也不知諸生何所承受何所肄習而為此乎誰無父兄不知所以詔誰無師友不知所以教諸生安於此有日矣諸生以石為可欺可罔可掩而取乎凡官此者二仲之祀必身履之豈不知其失與陋蓋畏彭士之多口挾持寧泯默而從之婆娑其容以隨諸生而不知改非愛諸生也蓋聾瞽彭之士而愚彭之俗先聖先師寔照臨之石不敢為是也傳譏叔氏專以禮許人石固失之矣敢專諸生以為得禮乎石中外四為學官凡祀事所見如一未有如彭之所見也既畢事往往竊痛而深恨之何此身不幸而一逢諸生之至此也向任上庠曰郊天為執事官博士攝監察御史行禮於學

非曰能之蓋粗知問俎豆之事矣間以罪斥為成都學官三年成都四孟月舊有萊禮中廢不修至為復之得與四蜀英俊習而熟行之三年間二仲之祀六習而六行之彭之士亦有二三輩常獲見此禮可說而訪之無曰我彭州自有釋奠禮執而不變如護瘡痏如疾膏肓朋友忠告不可則止雖聖人復起亦無如之何況石之耿耿乎向者已具公移求儀注以益耳目之未悟幸諸生無靳敬竚回教

祀事私志

郡國祀孔子用日出禮也是日有司行事及未明猶闇祭也欲廢火不得而燭燎不如古執事者多陋先日作篝蒙以朱碧紙內燈其中置簷廡上下熒熒猶燈市戲也往往州索諸縣縣唯充事則雜陳之與前芻狗無異學者耳目成熟不復再問是何蔑吾文物之代輕先聖

之禮俾謂吾先聖不吐此而下食也哉眉山蘇公守遂寧仲月上丁先潔日即學問禮掌儀生主故常以對公曰門外燎門内燭獨不知司烜火令乎且薪蒸麻葦官辦此待事無難是敢以褻器瀆神乎亟撤棄之稍知禮者則驩於將事且官無甚華費易汚為潔變俚而雅寧不使後生抉目中之眛而觀禮之大全也歟向公官春官治神人和上下於礼為熟皆一意講飭必合於古而有以默得於心又嘗隆太乙之祀謂不當隆列羣祀先是上以常僚初獻公毅然自降一等為初獻君子韙之則公之素重於禮也豈唯遂寧竊謂禮嘗責于其所知而畧于其所不知鄙夫執玉服帛而罔其名聖人蓋許其不知而不責其知不幸而亂則又與之經營覆匿以歸于禮乃已若夫其所知者而必曰不知是真亂也其經營覆匿誰復任之商之季也太師以樂祭器歸于周秦之季也孔子之後以祭器歸于張楚夫此器也而以去就為輕重則天下之禮必有謹其微者既感公之為

因嗟世人之未喻者書之命曰私志雖然豈其私

辯謗文

名者謗之根名立則謗立根立則枝葉蕃矣且我者人之敵也以我敵者有勝不勝而愛憎之心生愛憎生則毀譽立夫以天下公議彼衆我寡寧有盡知之人一人知而舉之以幸區區之名名未必是謗毀隨之謗根一萌知者且衆衆則枝葉衮衮有不勝其蕃如是則公議果何恃既曰公議容或有可恃之理然君子不以為可恃然終以為恃者向使果以名得謗公議果然無所恃雖聖賢畢世以至千萬世且不護為全人況下流衆惡之易集哉孔子毀於武叔累然喪家狗耳孟子沮於臧倉從者竊履耳聖賢行道得謗果不能全名君子於此不免權其得名得謗榮辱輕重寧辭其名以執譏慝之口而免其謗何也

以天下後世公議之果可恃也然可恃與不可恃尚何恤惟力於行道以待其天者定自然謗不待辯而自白也且謗之立也君子乎小人乎君子知必無謗使出君子亦小人則似不必辯而天之愛道久矣道者天所靳我先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又從而畀之我之所恃者豈惟公議之果恃恃其道之自天天既愛吾道與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何忍鬱鬱俾行道君子久此蒙汚名之謗然謗在他人尚有可辯者曾參殺人我則以孝陳平盜嫂我則非淫顔含被劾我則以悌不疑竊金我則非盜況乎所負如九鼎如萬鈞自重自愛肯俯首一介以名易謗哉可生可殺可禍可福吾道初不損益計是天天也借曰少忍以待其天者定君子曰諾作

辯謗

方舟子向坐西曹吏馳白曰謗聞乎曰聞辯乎曰烏用辯疾乎如風過河不見其迹迅乎如雷震山下睹其形如塵如冥如注如傾陰用其晦陽用其明芒乎芴乎夫又其誰與聽吏曰然則盍歸乎曰歸哉吏請買舟望潮岸下下吏白舟具乃卜日奉母東書負琴登舟駕帆倚篙舉酒酹江神而祝之曰萬里招客挈家宦寓無最可書有大逋負天子貸而不誅赫震霆乎含怒牽百丈以泝天舟飄飄而逐去指三峽於參星掉五湖之烟雨尚有神之來格渺莫知其死所祝未畢舟師進曰舟楫有神神各有司瀆怒激涌而羊角用觸澎湃突沸而狼牙吐威蜀鬼蜀巫請易祝誦方舟子嘆曰吾知之矣是謗鬼也素名有聞吳鬼則子胥之忠魄楚鬼則屈平之義魂負石之鬼勃勃不遇捉月之鬼聒聒伸寃其他則道路之鬼為癘寒熱之鬼為瘟乘狐作媚因逐見形吾知其名是瑣瑣屑屑又烏足論吾將列謗鬼名仰于帝閽帝既許我矣且我之率履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六經之道我之率履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文鬼不即去寧可復言汝神乎則周公之秩神有禮葷路藍縷不在此秩也汝鬼乎則我孔子之祭鬼有法鷄海海鳥不在此祭也薦則薦我則不褻行淹蘋苴之可享則享我則不諂苾芬馨香之達如是鬼可以已乎鬼之情狀伏羲可以知鬼之面目詩人可以察其乘車為寵耶則睽之弧可以射以陰方為拒耶則震之戈可以伐如伯友之醉窟鬼何足慂如實況之食俎鬼何必竊且且鬼以謗人為職則亦鬼之細細者耳凶如殛武如虎媚如魅苦如蠱吾皆知之吾將使十二惡神自甲己不禀帝命以數汝執汝斬汝斷折斡拉脅抽腸磔箭用鬼肉以備十二神之朝脯顧不可耶於是鬼魁者戒徒出門以返其堯所封之故鄉魅魑魍魎四裔之地是也背汗者喘流眄者涙嬰嬰者聲呀呀者氣願益卮酒請命貫死從此逝矣舟師語塞方舟子酌地一笑遣之曰所不汝恕有如白水

黎州勸農文

父子等沉黎為州控扼邉境居民多為客户土地盡是山田挾蕃蠻以取資交商賈以通貸不務本業專事末游以致衣食仰給他州塩米困於日用今國家累聖以勸農為富足之本太守等以勸農為倡率之官方兹春耕舉行故事宣布德意具述詔條父老不得視為虛文循習舊態父兄勉力子弟究心男習耕耘女親蠶織上慈下順内睦外親共篤孝悌之風同趨禮義之俗太守專以清静恭儉為治雖若寛恕拊存百姓然國法不可犯也宜自愛重仰副明時勸課之意毋忽

眉州勸農文

父老等眉為衣冠禮義之鄉士俗以詩書為耕以筆硯為富往往薄於農桑窘索於衣食非歲之罪也也頃來多事征取無藝又且雜以緇素二氏之浮民困以工賈兩塗之末作隄防不葺災沴相乘民告病矣雖衣冠禮義何恃仰惟聖天子崇重本業勸農為務俾守令奉行

詔意無曰此歲例也而忽之父老各歸教訓子弟以勤儉為本以篤寔為用無鬬於隣無訟於庭無悖爾父母師長俾田與孝同力稼與孝並興所謂勸農之官者守令之責塞矣若乃不穡以收禾不菑而欲穫王賦不集家事日朘饑凍切膚汨喪廉耻以自陷為姦則有司之法在

題青渠驛

青渠驛記云唐開元道士觀因改渠為池為青池寺今為青渠驛其土平衍夾路斷磚古瓦出牛蹊間有雙闕隱隱豈利綿舊尚水利鑿渠引泉以溉田其曰青渠何耶巴濮二水出青蛉縣禺同山王子淵入蜀祠金馬碧鷄寓即其地唐志也二水源出三危山下蜀地理有兩三危一出積石一出滇池昆明此豈禹所道始末出入乎抑秦漢所紀與唐郡異志也嘗歷梓以校視二水此其出積石三危為巴濮二水乎青渠恐為青蛉之寓名即爾雅蜉蝣渠畧之渠俗謂水蛉也博物志青蛉端午

埋其頭土中化為青珠其以蛉名縣者以瑞應也周人祠萇弘之血為碧其曰青蛉者豈碧鷄之屬耶觀恐遂為弘祠蟲之渠水之渠可無辨也禹同意其為魚洞今在恭南正巴水所自歲久地改名訛乎聊書此以備攷古之闕資人李石題

羅僰傳

羅僰蔡州人也其先燧人始以火化為不羮令庖犧治庖為膳宰其世職也神農聚蓄百藥以救民疾僰官尚藥奉御乃上書曰臣累世奕葉忝食舊德鄭圃治爨文園病渴有年於此仰惟大烹殊養旰食焦心觀頤六氣之調爽口十全之藥倚須鼎羹竊謂藥之有君臣佐使也君一臣二佐之使之誰陰誰陽品對飣分各有等差度量刀圭吹咀刲剥雜乎渾然著為方論以幸惠學者特以仁義乖裂性命爛漫違天理蔑人和氣血異劑髮膚殊證兼葭困吾之形遂蔦亂吾之種鷄壅豕苓君非其君若乃二臣以下佐之使之風動草靡日

出葵側于以長育中和補緝造化而孝子焦然于色乙族嗚嗚有不勝哭死者何耶臣僰葑菲下體蘋藻微毛每恐枵然霜露無以仰倫採摘春酸夏苦秋辛冬鹹物有一旨旨各一味稼穡於中調四序者甘草被國老之號人參狀苓蒙君子之稱臣竊暮之況忝職奉御植立仙班醫國之誠活人之用臣僰不勝榮願帝曰可乃下制曰帝命冐下土罔有遐遺天造利建侯宜承眷渥矧茲鼎鉉之寄盍致絲綸之褒前尚藥奉御蔡國公羅僰淡泊以養道腹潔白而富才質啟心沃朕剖析於精微苦口愛君薰蒸於瞑眩上以追累世之績下以濟率土之民褒錫隆名陪敦幹食滋味事朕爾則何求草芥視臣我則不暇於戲需者天位之孚宴豈一食之間哉師者國醫之寓名本三錫之寵也進班五等之秩往懋一品之勲可特封中和國師持節袁州軍州事蔡國公勲階如故羅於春秋為國與州蓼伐楚勝之來服為采邑羅氏來氏支庶叢然盛矣邠風下衰斷壺薦篚秦人游

食看爪入穿有乾沒營利者有淹藏旨蓄者恬淫渾殽真風蕩散至負薰目白鬚滑中洞下之謗墜國醫清白之傳唯東坡子玉糝羹見於世

論曰聖人以道御氣以氣御物雖天地之大亦道物之一也況於一草一木之別哉善乎神農之嘗藥也日遇七十毒自非聖質體道六氣交戰外氣與內氣寒暑燥濕乘之雖五穀得以殺之矣況藥乎嗚呼識藥為上用藥次之以毒攻毒制其後害者氣有以御之也天下之醫知用藥而不知識藥曰藥之殺人者有由矣蘿蔔名萊菔根而又有蘆菔爾雅釋之通為一用至誤釋為菘而物性乖矣子思子曰中和贊天地之化育僰之所以自薦者庶幾乎

贊曰國醫之師曰中曰知天地化育不偏不頗誰適左右惟師之多儻可度世來乎老坡

書呂不韋傳後

太史公載呂不韋說華陽夫人之詞云不以繁華時樹

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則孝文王為安國君時也子楚質於趙秦昭王五十年呂不韋行金於邯鄲守者得脫以至子楚得立凡六七年事戰國策云王年高矣王后無子王一旦山陵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蓬蒿是時子楚猶在趙未歸若在孝文未立之前不應稱后稱山陵也若以孝文既立所稱之王為孝文王則楚之得歸與不韋之說特一年事與太史公所載不同不韋周旋兩國之謀不應成於一年之頃也高誘注云秦王后為孝文華陽夫人至王之春秋高注云昭王年老則安國君未立昭王尚在位其子之妃乃曰王后以配其舅為稱何耶又曰陛下嘗軔車於趙注云陛下謂孝文王昔嘗質趙以為子楚之詞前昭王而後孝文王耶昭王生十九年立五十六年薨則七十五歲孝文生五十三年立一年薨則五十四歲太史公所說華陽夫人非繁華時也

忍忠嘉

忍忠嘉一名忍太平云成都人幼入華山師陸修静体生緑毛頭面及胷腹間見人自云貧子客萬里橋徐秀才家余與蘓季文同往謁之起立云我合下你兩個來你兩箇都是八月生季文八月二日余即八月二十三日指季文云好門户可惜胷次極窄指余云一片好心來成都作官去余再三謝之云此身可以與仙翁供薪水得否渠小碟中拈一枚栗子云可喫此栗你家中生子嚼開栗子中有一圓藥後來累訪范和仲家就口贈和仲一詩云三箇孩兒是你精你身憔悴你兒榮情知損壞元陽力何不留來養你形余命之坐再三師問之就口贈余詩云揖我歸位坐禮数無乃過長生久視術看取爐中火又云還會得爐中火否又云無事盤龍坐書來祇讀破蒙董作一塊聰明不如過又自指云我即蒙董官人患聰明太多其人向在華山獵人以之為野人異獸作籠檻獻之州府而以烟火食飼之至是其毛稍落説累朝事知人家父母先祖自云會見之在華山

日各月食一味木根栢葉掃落藥置之木樹下以燒之生出木根芽子號為木餽子至是歸成都諸司爭迎致師事之寢臥在一火焙正隔壁燒火藉其暖氣而已每喫粥飲少酒細嚼飯咽之云五穀精華天以養人須是細嚼過始得是年一百三十六歲矣石到家乃丁巳李圓生年栗子中一圓藥如其言

馮氏三鬼求葬

言鬼近怪心言之以其可知也孰曰可知以其情也有鬼自言甄舒仲情至廋也鄒湛原其廋而知之死而欲葬鬼之情也欲葬不得而巧自託以說其情鬼之急也湛知以意而釋其字曰舍西土瓦中人鬼之用情也馮氏三喪不舉不記年而舉於吾友楊伯達之手則鬼之用廋尤其巧者且人之所甚信者莫若妻子所聽左右以入其言者莫如乳媼輩一昨馮氏三鬼以夢自列於伯達之妻胡云必葬我則又怖撼伯達之兒夜啼不止乳媼輩蓋若有睹三鬼也畏而祝之則又夢夢覺兩言之

同則以告伯遠儒者不尚鬼曰是兒女子疑也胡與乳媪言益力伯遠曰曷明告我以骨或柩所在并姓氏則信鬼巧也而區區怵吾婦兒乎於是三鬼以夢告伯遠如祝既夢之黎明有母丘久道來謁伯遠心怪與母丘生言之生慘然曰此故姊夫馮君諱某字某也初娶某氏再娶某氏皆死不葬與伯遠行覘三柩草棘間宛然與昨夢合伯遠問其後子息皆絶憫其終無歸具衣衾如禮坎而窆焉紹興十六年十月某日也墓在小溪縣某鄉某山下伯遠名深遂寧人從景陶浚卿學春秋

書顔含傳後

史氏不廢顔含孝友顔含以孝聞叔畿死而復甦存亡不辨含侍疾不出戶十三年事寡嫂有異感其立行如此王導以含為東閤祭酒居叔父喪嫁女為劉隗所劾史氏不以一疵掩其平昔叙含於孝友傳此史氏忠厚也然所貴乎君子者要當謹護細行細行之于人初若可忽君子嘗于其所忽者失之以蹈終身之悔以集不

知者之謗彼素無行檢則又何足深責惟有平日素履如太清白璧一朝自輕而滓穢之豈不大可惜耶晉人蕩而廢禮以此為俗居喪而用原壤之教如謝安朞功之慘而聽歌樂阮籍母服而飲酒食含居叔服而嫁女此俗豈例有所受邪隗之劾含誠是史氏不廢含素履亦是然含之自處得不為初心之愧

蜀楮

蜀楮今之冷金牋是也非善書者不敢使敗墨滑筆堅耐山谷老人喜使之真草多傳蜀中不貴粉牋小幅可以結字不耐收藏也前輩亦時有一二小幅往往招蠹壞凋落也

長松

長松東坡所賦蓋出河東方書以蜀瓦屋所出為上今此所得瓦屋真產也長松四兩入檀芎茯苓甘草各一分作湯勝芎藭湯遠甚此僊方云